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二  
一八

01943.00  
no. 72



19435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9840 6. 8. 25

亥巳

九月朔丁未 上在貞陵洞 行宮○慶尚監司韓浚謙馳 啓

曰安東府使李巖

為人飾詐遊譽屢經守令類以剽劫事時人以勅弊補之

牒呈內八月

下霜甚於冬節未成熟禾穀及木麥盡為枯傷旱荒之餘霜雹

之災又至於此云○政院

都承旨崔天健左承旨李晬光副承旨李贊右副承旨金尚容

啓

曰今聞李提督門下之官多言提督以防守 朝鮮大將留此

接應體貌不可與他將等而來到之後凡係 天兵留撤倭使

處置及一切軍機事宜無一箇陪臣來見老爺商確講稟之事

老爺極以為恠且門下諸官以一壺酒不得喫為言云接待

天將不可專以除弊搪塞為事力所可及亦當極意周旋此則

在接伴使善為接應而已然其呶言如此若大臣兵判備邊司

有司堂上時或伺候於衙門面講善後機宜以示本國事情專

靠督府之意似為合宜並以此意言于接伴使何如 傳曰允

雖由於該司之緩慢而未必非接伴使不能周旋厚待之致令

後各別盡心接待事並言之○戶曹 啓曰終旬放糧至今未

支百官及坊民市裏換米事雖已 啓下亦難必其齊納與否

極為悶迫雖盡收納亦未滿一旬之支屯田廳除前日用下三千三百三十二石十二斗又有遺在大米二十七石九斗七升零及銀子七十八兩零此米為先移用其銀子亦急急換米補用為當且屯田廳所納戊戌年經理屯田所出大米三百餘石布子價大米四百八十餘石京畿各官趁不上納令監司別定剛明差使負刻日捧納上送補用何如 傳曰允○兩司連

啓尹斗壽事

答兩司曰不如此之人必欲遠去之何能從之

乎勿煩為宜○傳于政院曰大米垂絕則何不預為措處乎曲

所察啓回

啓曰軍資監官負招問則本監大米將絕之由自

前月初生日日牒報于戶曹而戶曹無措備之意初旬後知大米已盡終旬不得支放不勝渴悶本監官負等齊行進于判書家請謁則判書不見請以小米換大米而猶不為聽施又以倉儲青藍布及去核木花換買大米亦不採許云云叅議則以倉糧次知往在江上故本曹之事判書專管雖例行文書不為稟定於叅議且判書近日雖以病不為行公而凡公事及行文等

事判書猶在家為之故叅議則不能預知頃以備邊司 啓辭  
來察本曹之事不滿十日云矣

史臣曰判書尹自新號稱善於治財其在平時自戶曹叅議  
陞為叅判今又授度支之任當此軍需垂盡之時苟能籌度  
錢穀出入之數貿穀換米之事早夜以思先期措備則庶無  
臨渴掘井之患今既不能竭力供職以圖接濟反為託疾在  
家期於必適欲使前頭難堪之憂移於他人其自為計則巧  
矣奈 國事何此呀謂斗筲之人無足觀也

○禮曹

啓曰刑軍門畫像已完即當掛之於祠宇而只緣祭祀

節目未得講定以致遲延到今矣今考李提督松如生祠堂節目

則每年春秋仲月中丁行祭祭物依精忠錄所載叅以我 國

燾祭之例增損磨鍊祠號亦令藝文館撰定云今此軍門祠堂

祭禮亦當依此磨鍊而但京外事體似有不同之勢奉安畫軸

之時亦當有處置之禮凡此節目一皆新設當觀視於唐人流

傳於後世不可不慎重本曹不敢擅便應行節目議大臣詳盡

定奪施行而銅柱石碑等事曾於本曹

啓下接伴使書狀至

欲出送差官驗其施行與否云其勢不容但已况今姜良棟所  
言如此極為未安令備邊司急速商議舉行何如 傳曰允○

備邊司

啓曰刑軍門生祠今既繕完畫像亦已畢繪更無功

役之事如祭祀節目及祠彌撰揚等項已有平壤生祠堂講定  
規例自當依此為之其於疏放豐約之節似未可以京外而異  
之春秋節祀之外不宜有繁縟之禮奉安畫軸雖係初頭之事  
而恐不必別樣處置禮曹參判盧稷久受軍門接伴之任嘗與  
戴中軍熟議此等尊奉之事下一而足自可商量處置至於銅  
柱一事功役極重物力甚竭勢難容易舉行前已具由 啓達  
今雖有姜良棟一時泛論之說而恐不必勉從難行之事臣等  
之意如此敢 啓 傳曰允○戊申○政院座前啓曰京倉大米  
雖有竭乏之時而不至如今日之無一升遺在也倉官之訴悶  
於該曹自初秋呈文告急無日無之終至於齊訴判書之家而  
亦無所為致有今日各兵之絕食枵腹已近二旬管糧唐官亦

不勝其侵苦辱罵况於我 國之官乎予測之變頃刻將生萬  
分憂悶百官坊民之收米若得一齊輸納則近五六百石可支  
一旬之放而雖緣閭閻窮乏而人心急緩齊捧無期亦甚可慮  
且聞京畿監營刷馬馬草價米稍有貯儲而未收之米亦有裝  
船上來預恐 天兵掠奪停泊於海口畿邑官庫亦豈無些少  
之儲乎此時 國事至急勿分內外彼此如有一分可助之事  
一體盡心輸運零星湊合以救燃眉之急似不可已且癸巳甲  
午年間分給軍資監貯儲木布於自願之人使之買粟買雜物  
於外方而一送之後遺忘棄置至於文簿亦皆散失上年小帽  
子換米於各道者亦累千石丁酉年間咸鏡道減稅布之數亦  
過千同民間則盡捧而上納則無多空名告身所募之牛分授  
於畿邑及諸慶屯田者幾七八百頭倉儲木花青布其數亦多  
如得運用心計收拾買遷豈全然無可為之事而膠固若此坐  
待生變乎此意言于戶曹使之遂即議 啓施行何如 傳曰  
依啓 傳于右副承旨金尚容曰軍資監官負如是牒報而戶

曹不為處置乎虛實問于戶曹戶曹回 啓曰相考文書則軍

資監官負果有累度牒報矣 傳曰軍資監官負若牒報則戶

曹何不預為措處而不小之事臨時致令如此戶曹堂上色郎

廳並推考○傳于政院曰前日封世子事經理衙門百官呈文

時率都民為之乎察啓○已酉辰時 上幸李中軍香館○已

時 上幸沈通判思賢館○司諫院 啓曰前 啓尹斗壽遠

差事當此 國計蕩竭之時為度支者百爾籌度以為繼餉之

策猶患其不及况付諸無可奈何茫然不為之呀乎前判書尹

自新判戶曹非不仁矣大米之乏非不知矣至於軍資監之負

日日来告換米買穀等事而非但不為講究以為接濟之計反

加嗔責至曰非我所知任汝為之使下僚之情不得相通 天

兵支待經旬闕然諸將官譴責無呀不至不測之變朝夕可慮

極為寒心况自以適免為期引疾不出莫恤 國事略不動念

身為宰臣尚忍為此凡在瞻聆孰不駭憤請前判書尹自新以時

備邊司判書罷職近來 朝綱板蕩人不畏憚必有嚴苦之



地輒生巧避之計旋差旋違紛紛不已體面墮喪不可收拾極為寒心頃者前佐郎權濬以吏曹假郎為厭薄而不來又以唐將接伴為厭惡纔聽分付旋托病劇凡在聞見莫不駭愕請命罷職以懲新進窺避之習 答曰領相事予意已諭不可違

也戶判事本監官告急非一而不為措備事甚駭恠然既推考必有其說徐為處之權濬事依啓○司憲府 啓曰前 啓尹

斗壽違差事

洛辭同上

地部之官其所勾管猶在於錢穀一事其見

在之簿支放之數預為察詳料理則足知幾日當支幾日當支而戶曹茫然不以為意了無措置之事至於軍資監屢屢告急而裒如充耳及至缺乏之後居然呈病使莫大接待之事不成貌樣致有 天將之嗔怒其稽緩不職甚矣將安用地部為哉請前判書尹自新及次知郎廳並 命罷職兵曹正郎權縉為 命罷職其本曹未易遷動期於必適故為呈病而出入如常略不顧忌其躁進之心厭避之迹縱恣之狀昭不可掩莫不痛憤請命罷職以懲新進浮躁之習 答曰領相事不允戶判已為推

考正郎權縉事依啓○備邊司以大臣

右議政李憲國

意

啓曰臣竊

聞經理見沈喜壽以倭使咨

奏一事大加嗔怒聞來不勝未

安求見昨日喜壽啓草則經理多發憤言不可勝記而至曰

若以此事咨

奏

天朝則如邢爺四提督皆得大罪此何異

丁主事之誣陷諸人也且曰

朝鮮必謂本院不能幹事如此

其輕蔑也云則此實極其發怒而言也此在於交儕之間尚不

可不謝况

天朝都院以經理我

國來臨而如此發怒則我

國何敢自安且喜壽答稱

寡君聞此亦必震惕致謝云則經

理豈不料國王聞此等問答之辭乎即日接見孫中軍於經

理衙門停而不為致謝於經理則揆之人情彼豈不加怒請

先進經理衙門致謝然後次見中軍於義似當故敢

啓

答曰知

○以韓應寅為行戶曹判書洪進

柳雲龍一蔭官也平生行事庸庸碌碌別無一藝之可稱

只以其弟成龍之故累典大府

盧頤頂王之列進判吏部相說成龍至以雲龍屢擬字旨望略無顧忌其婿盧保位之狀舉此

可為行禮曹判書鄭昌衍為刑曹判書李希得為行司諫院大

司諫鄭光績為吏曹參判趙挺為同知中樞府事宋駿為吏曹

知

可

知

知

叅議宋諄為僉知中樞府事尹宏為人鹿獨完論無行為兵曹

正郎林暉

粗鄙逐勢

為承政院注書柳浦為藝文館檢閱○禮曹

啓曰左承旨權愷

啓辭臣前為江華府使時得聞文昭殿

位

版亂初收拾於兵戈拋擲之中移安於府地傳燈寺使一二山

僧守直其為褻慢甚矣臣在任僅四十餘日為水兵侵擾亦未

及奉審以來先王位版如是接置於僧舍至為未安請令禮

官速為處置何如依啓事

傳教矣

原廟位版屢經賊手片

段毀敗踐踏泥土慘痛之甚所不忍言奉安山刹姑令居僧守

直實出於不得已也既難於奉以香火又不可守以官負非但

有褻慢之嫌且不無後面難處之患設使他日復立

原廟亦

未必仍用此位版若埋置各位本

陵之側淨潔處所祭告事

由則似乎得宜而事係重大非本曹所能擅便議大臣定奪何

如

傳曰依啓事

傳教矣議于大臣則領敦寧府事李山海

以為依該曹公事施行行判中樞府事鄭琢以為依該曹公事

埋置本

陵淨潔處所祭告事由為當右議政李憲國以為該

曹處置果合情禮依此施行似當崔興源尹斗壽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病不收議大臣之意如此敢啓傳曰○夜火入鬼犯積屍○庚戌備忘記曰倭賊遣使要與通好我國不得自擅欲聞于天朝恭綏處置者此乃當然之事其於義理不是為違而經理怒甚頓足慢罵縷縷數百言或多不倫至以我國之所為比之於丁應泰之構陷將使邢軍門四提督被罪云云諸公苟無作為之慝則賊使之傳報有何被罪之疑乎此則正所以自護其狀矣豈非可哂乎予聞之即當趨進以謝而近日連為舉動作氣接待氣頗不平未果焉今當善為措辭送帖謝之賊使之初來小邦之意自其天將陣中嚴辭開諭還為入送則無漏洩軍機之虞於事為便是以不穀前日面稟此意於左右而未蒙許可賊使既來于都中小邦虛實天兵多寡不無偵探諷得不可以還送其土俾兇徒更肆姦計故欲聞于朝廷恭綏處置者蓋自前凡賊情邊報小邦無不據實以聞不如是深恐小邦有私引賊使于都中相與通好之嫌而他日朝廷聞知抑恐責

之以不早聞也小邦只為是懼伺候陪臣稟達此意以俟大人  
之指揮進退無非上畏 朝廷以盡事大之誠而已豈敢有一  
毫他意哉側聞大人有不豫之意不勝震越惶感至於因此而  
累及於諸大人之事則曾是小邦千萬慮之所不到苟有是  
慮小邦雖甚愚昧豈敢有是稟哉云云揭帖製述人恐未知此  
間曲折此草示之以備參酌善為措辭○沈通判李中軍回禮  
而出○兩司連 啓尹斗壽適差尹自新罷職事 答兩司曰  
已諭不允○辛亥○壬子○兩司連 啓尹斗壽適差事 答兩  
司曰苟不合豈為強任自取顛濟之理誠以不為不合之人必  
為排斥時習可惡不允○司諫宋駙獻納柳寅吉正言尹晧南  
時 啓曰近來朝綱板蕩不可收拾少有厭苦圖避成習故殘  
破之邑除授之人托稱本地奴婢田結呈呀志適免者比比有  
之經兵殘地荒廢死亡之為甚而士大夫之田民獨為遺在人  
皆有議欲防此路者以矣頃者水川郡守安相以奴婢多在呈  
吏曹適改風聞則相之奴婢不至如是厭其殘破敢生此計物

議殊以為未便契習不可不矯故臣等直據所聞敢論矣今見  
昶之緘辭則其奴八月二十二日來告生存奴婢十三口云而  
呈呀志則在本月二十一日非但日子倒錯至於所志則稱十  
五餘口而緘辭則十三口云云一則曰水川人皆樂赴一則曰  
指日治行欲以蔽殘破之形掩圖避之迹措語無倫雖不足數  
而至曰靈捏指斥臣等雖無狀其於一疾官豈至無所風聞而敢  
為虛捏乎言官風采自臣等墮落無餘不可仍冒言地更為糾  
正他人請 命適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物論○吏曹 啓曰

慶尚左兵使

金應瑞也應瑞時在喪中起復為兵使到處挾媚  
略無忌憚淫博之行言之孔理當持虎旅之軍縱

恣無耻如此雖有力戰之功固非統禦之才朝有闕政事何以  
任輕昇聞帥之任使之專制一方軍心不服

為之 傳曰明日為之○癸丑○大司諫李希得來 啓曰司諫

宋駟獻納柳寅吉正言尹晫南裨皆引嫌而退安昶緘辭倒錯  
無倫果為不足較而近來守令等厭憚殘破之邑巧計圖避者  
頗多故臺諫欲矯其弊習隨所聞物議論 啓勢所當然豈可  
以此輕適言官乎請並 命出仕 荅曰依啓○司憲府連

啓尹斗壽違差事○司諫院 啓前 啓尹斗壽違差事訓鍊

判官權悌所行悖惡不謹父喪三年之內飲酒食肉敗傷倫紀不可齒在衣冠之列請 命削去仕版 答兩司曰予意已論

答院曰新啓依啓○戶曹 啓曰臣等當此大米頓絕之後心

肺焦煎罔知所為若不預先措備目下切急之患固所難免取見軍資監文簿查考七月朔所用則 天兵放糶及雜上下該

計大米二千三百五十餘石各朔雖或有多少加減之數而大槩都計三萬六百餘石若果並其預備之數措置六萬餘石則

一年之內庶可支用矣今歲失稔目今市直正木綿一匹不給

四斗之米云方秋如此來春可知若不趁今別樣措置後則無

以為美本曹今方講劇思欲竭盡心力而不過行文各道例有

緩不及事之弊極為悶慮監司能便宜善措不無生財之路各

道監兵水使大米各十石急措上送事已為 啓下行移但此

數零星不足為有無於其間頃年因 朝廷公事兩西監司軍

糧米各五千石別措備上送事 啓下行移矣今年則軍糧之

急倍於頃年以大米急急措備上納事申明 下諭且忠清則  
一千石江原則五百石亦依兩西例施行事亦為 下諭且

供上草注紙每於市上買用非徒市民怨苦紙品麤劣極為未  
安兩南本是楮木產出之地設楮措備得之無難而既除大米  
別措之事請令兩南監司各三百卷不煩民力別樣善措精造  
上送事並 下諭何如 傳曰兄○幼學權輿等 上疏略曰

臣等謹按江華府人梁澤弒其父本府之民萬口如一具相等  
十六人聯名報官其一鄉公論之數已不可掩而府使李用淳

身居宰列而惡其自己罷職不討弒父之賊故緩其  
獄終不舉 王法所謂惠失之歸夫何足誅乎 喬桐縣監李

億昌前後所檢雖有詳略其打傷之迹昭著於其中澤之弒父

之狀無可疑矣而有司者諉以疑獄不舉典刑置之尋常之地

到尸肉壞爛無可考驗然後託以改檢為名至於不可檢則乃

繫相等十六人欲窮問言根所自出若將為澤復讎者臣等竊

惑焉今夫有司者所以矇矓掩覆以至今日者豈無其由乎彼

澤本饒於財賣田宅以行賄賂舉世之人實所共知但未知入



於誰門耳

譚以良馬納于監司柳熙緒受其賂故縱其獄使裁逆之賊容息於覆載之間至於經年其頭鏡無恥如

此一世之人莫不

善罵羞與爲伍澤之弑父在於去年七月而用淳之初檢乃

在於十一月億昌之覆檢在於今年二月其改檢也在於六月使天下之元惡偃卧獄中以待其老而宰相不知其失臺諫不言其非臣等竊恥焉若云梁澤有罪則負弑逆之罪而至今不死者非王法也若云梁澤無罪則負弑逆之名而至今不辦者非王法也有罪無罪俱不可置諸尋常而拘之以綱常大逆之罪不治以綱常大逆之典此實臣等所未曉也梁澤之事何等大變而在庭之臣恬不知恠人心至此時事可知矣伏願殿下盡納前後文簿先察梁澤弑父日月次審推官治罪緩急赫然發怒快示明刑使天下之人昭然知弑逆者之無所容於覆載之間則天地既塞而復開日月既闇而復明三綱正九法立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豈不快哉臣等生於輦轂之下早蒙菁莪之育而粗識彝倫之典矣流寓本府親見此事義不容默而所以遷延到此者庶幾有望於士師今伏見推考敬

差官趙庭芝

性本輕妄處事顛倒名望素輕今為

敬差官

喬桐律生之招亦不嚴實失其端

其事不可問者如梁澤叔父及其如母不為訊問

門屏之間所推喬桐律生之招明白的實而不以 上達若是

則弑父之賊終無時而可誅也

啓下義禁府○以尹自新

善治財賦而久典版部不能質遷有無措備

軍餉反為病國適其無辜公之誠可知矣

李廷馨為禮曹叅判盧稷為行弘文館副提學宋諄為禮曹叅

議李尚毅為刑曹叅議李必亨為弘文館校理李必榮第傳登

入玉堂至銓為吏曹正郎李慶全為弘文館副校理任守正為

弘文館修撰孫允先為奉常寺正姜籀為兵曹佐郎李昇為刑

曹佐郎李爾瞻為成均館典籍郭再祐壬辰首倡義兵銳意討賊

為慶尚左兵使○甲寅經理都監沈喜壽 啓曰姜守備良棟自

初來時感勵自 上厚待之恩凡於我 國之事盡心周旋一

向不怠禁戰管下軍兵不使擾害生事閭閻多賴之此則已然

之明效春間及近日軍餉之絕將至變作而終始宣力調停多

有營救之功至於頃日止經理南行諫打圍東郊無令踏損禾

稼等事皆有稟帖批下的然可考雖有輕躁自伐惟恐人不及知之病而臨事詳密不少放過務令成就乃已此實南人之有誠悃者也久容艱窘或不免自己求請之煩而為經理所親信屢告諸將官冒濫之失方與孫中軍不相能人皆忌憚不敢恣行非違之事當以今月十二日先撤去多有眷眷東事之意嘗謂臣喜壽曰 國王知俺血誠報效之意否臣荅曰 寡君常常感戴不已云守備喜動顏色近者其標下將官沈龍李茂存等若干人忠於守備者也聯名呈狀於經理及杜按察頌其賢能要建坊揭號經理按察皆優獎批回而尚未著落施行李沈諸人致懇於臣及李德馨授以原稿及經理按察批稿欲令啓知而咨請叙錄保留其意甚勤守備亦頻頻來見於臣之私第及都監益致懇懇如有所言而不敢言者其虛益可想矣其所謂保留云者亦非欲領兵久留也先為盡送軍兵身獨少留落後而去但取盡職事得人心之意也唐人之性大抵如此雖稍有知識者亦不得免焉今若不從其願則必致憾恨不無意

外之患臣與李德馨之見相同伏請 下備邊司十分商量急

急善處 傳于政院曰知道依啓墨畫處建坊揭號之言此何言也政

院 啓曰建坊揭彌之語問于沈喜壽則以為中原初試入

格則其門立紅門曰某人之家云云欲為依此之意云耳 傳

曰知道○乙卯○正言尹晫為金南瓜牙被入講弁而來啓領

議政尹斗壽適差事尹斗壽以論說之性加貪黷之欲為臺長之日膺殺賢士據台位之時專事寵賂賤

罪於士林見唾於清流久矣公論之發不亦宜乎 答曰領相不可適差之意予意已諭

前日之適非以有可適之罪如所論也此不可引而為例者也

若大臣一有所論輒許輕適則適所以遂其新進浮薄之輩間

者舊大臣排斥之計也設使與時輩不相好自有以處之予豈

可從爾輩之言輕退者舊之大臣乎勿為更煩○持平李惟弘

黨於金南謀罷李兩塘等事不正 來 啓領議政尹斗壽適差事 答曰不允○

以都承旨崔天健鹿齡之器 傳曰當此唐將接見頻數

之時都承旨豈可呈辭此實病耶如非實病命牌使之出仕○

經理都監接伴使沈喜壽 啓曰唐商人等搶掠兩湖水鐵之弊好生

可惡經理亦設法禁止至於設官不饒其中趙惟卿等若干人於江華南陽等地買取民間水鐵兩平交易而來初非強搶之比而無舩不能載去棄置江邊窮民盡用原價勢難賠還本主當初經理雖准許我 國禁止之咨而旋因惟卿等訴悶批下韓同知再查致令更為移咨於我 國其間事勢不容不勉副而備邊司以運糧方急漕舩不足之意據理搪塞回咨許令撤去沙舩載運趙惟卿等不勝怨憤逐日告訴於韓同知同知既受其賂而終不得施行多有憾恨之意轉囑於李旗鼓旗鼓常言於臣喜壽曰漕運到江空還之舩有何不足之患而佯 國乃敢游辭搪塞以致 天朝客商虛費銀子空手以歸此何事體既不使賠償又不肯許舩完抑莫甚質重腐敗之沙舩遠在海口豈堪載鐵回京雖未滿當初所望十六舩之數而若許送七八隻則可以運去此乃萬老爺之意云臣頃以此意言于備邊司則備邊司亦以為然而既已防 啓似難遽爾更改今臣具由 啓稟云大抵此事極難處民間原價既不得自官家徵給若許

客商等自徵則其乘憤抑勒數外濫取何所不至子遺之民將  
無以應之誠非細慮原咨所謂納船價於戶曹者固不可行而  
若隨便善慶許令船人受價粧載而去則似為兩便唐商牟利  
之徒豈能繩之以一切之法哉諸將官今當撤去事事皆有不  
平之意而此是最重之事也更令該曹商確得宜俾無後悔何  
如 傳曰依啓○戶曹 啓曰此事曾因京畿監司狀 啓以  
不可不給之意令備邊司議處事已為回 啓矣但今日事勢  
雖不得不給而既給之後若不為卸下於義州劫勒仍徃 天  
朝地方則不但船主格軍不堪其苦船隻回來亦不可期此甚  
可慮不得已移咨於經理前使之嚴飭各商毋得經過我 國  
地方為當且船價銀子自本曹欲為收受今見 啓辭果為非便  
許令船人受價裝載而去則船人不至怨苦而於事體亦委然事  
係重大令備邊司參考本曹前後公事商量處置何如 傳曰  
允○沈通判思賢揭帖白賢以菲人謬叨委任貴地即勺水束  
薪皆仰給於 殿下况館穀之惠節時之禮重見疊出種種盛愛

無能報稱愧感交集祇謝祇諭茲因大米匱竭畿內臣民易換者不足支放暫議大米七分之內不足者或小米或稻米每一升五合加給半升聽令隨便支領已蒙撫院批允矣賈都司下兵糧八月一月務期必得其九月者方赴各營支領今欲照前議將稻米給之亦得大米兼搭也仰惟 照察不任悚戀○回帖曰就認 示諭當此蕩竭之餘非 高明周旋搭補則小秋何以得免於顛躓足見 左右委曲軫念一至於此感揖之深無以為報敬惟 下亮○丙辰 上幸于韓同知初命所館行酒禮同知曰前日 天兵受料之際爭相奪取多有擾害今則不然當以大小米相搭給料為可且 天朝商賈人私買水鐵欲得船隻載去而戶部不許將失其資似為悶迫若官家有慶當納其鐵還給其價豈不兩便昨日經理衙門下帖為此事也 上問于左右金尚容對曰此私商多買水鐵欲得軍糧歸船輸運于義州自義州又有可轉之路故欲私給船人價載其鐵去但此路一開後弊難防故備邊司防 啓矣 上荅同知

曰當商量處之 上問通官曰唐人將此水鐵焉用乎通官對  
曰江南則水鐵極踴故唐人来此買之欲用為農器等物矣

上呈禮單同知曰謹領多謝 上又幸于姜遊擊良棟所館處

行酒禮遊擊曰今將不久作別願得 國王像歸作子孫寶使

之觀 國王威像如此也 上曰深感深感此事不難而但自

平日無畫像未得承命遊擊曰此臨別不忍之意若無有則奈

何 上呈禮單遊擊曰謹領○兵曹 啓曰郭再祐

倡義討賊有男子事

上來之際為日必多除朝辭赴任宜當 傳曰兄○兩司連

啓尹斗壽適差事 荅曰已諭不久○丁巳 上幸于左遊擊

聽所館處行拜禮遊擊面上有大痕自眼邊橫口上或曰與賊

交鋒時刃瘡痕也或曰陋疾也 上曰大人久勞小邦常懷未

安今聞不久還 朝深用缺然遊擊曰俺來此無尺寸功軍丁

多受厚糧每用思念還 朝則如此被恩之事其可盡道 上

曰此言似有深意 上曰 天兵為小邦事暴露萬里外小邦

蕩殘之餘不得繼糧餉常懷未安如此教之尤為惶恐遊擊曰



高情盛意豈可以一言盡謝進茶遊擊曰俺將去已矣善後軍  
丁在此者糧餉須極力措置軍心一失不可復合 上曰當依

教遊擊曰先去人皆失名節矣俺則來此未嘗於官裏濫索貂  
皮虎皮人參等物至於飲食亦以俺之銀子買辦矣 上曰大

人感德不穀已知豈敢忘乎遊擊曰凡人去後不必太毀亦不  
必太譽為平平人足矣俺則來此少無可稱深愧又曰昨日家  
丁於路上得赤多馬一匹來俺即令送還于都監 上答稱謝

○左遊擊駝回謝于時 御所呈禮單象壽仙一位紅金紗一

端綠金紗一端大紅珠履一雙白綾水襪一雙西域沙芥一封  
西域裹煎一封西域狗把一封 上曰大人盛禮不敢當只領

此帖遊擊曰此四果實非此土產出自西域故敢呈 上曰不

敢辭 上呈禮單遊擊曰謹領○韓同知初命回謝于時 御

所呈禮單白雲布一端棕筋十雙宣磁盃二隻胡椒一封曰此

雖不成禮乃 天朝之物故敢呈 上謝之 上呈禮單曰薄

物敢呈同知曰昨日已領今則不敢領但領此心耳同知辭出

○大司諫李希得

且直

司諫宋駟獻納柳寅吉

議論明白

正言尹晧

啓曰前判官權悌母喪殯側飲酒食肉有同平時至於士大夫

畜妾盜竊淫奸傷敗彝倫州官因一鄉公論囚禁論罪之際越

獄逃躲囚其父督現而仍以潛遁冒占科第又授本職聞見極

為駭愕故臣等前日論 啓而下字之時誤以父喪書入此人

不謹親喪之罪則一也而臣等以母喪為父喪論事不察責在

難免不可仍冒請 命適臣等之職 啓曰勿辭 啓曰諫院連 啓

尹斗壽適差事 啓曰不允 咸鏡監司尹承勳

量揆性躁

狀

啓曰

臣查考北道別赴防入數則少不下千餘名今冬留在則各官

倉厥將必空虚極為悶慮海西別武士等或以皂隸烽軍保人

苟充起送無益於防戍故還送云 啓下兵曹○以咸鏡監司

尹承勳書狀 傳于政院曰以皂隸烽軍等苟充起送云極為

駭愕兵使拿鞫重治然後可為矣問于兵曹○兵曹回 啓曰觀

此咸鏡監司狀 啓則海西別武士以皂隸烽軍苟充起送果為

駭愕本道兵使呀當拿鞫但當初本曹行移時出身未出身中

極選精銳勇健人抄出備戰馬軍裝待令云云人若可抄則役  
名卑微似不可論而尹承勳狀 啓內亦泛言苟充而已不錄

其其某邑幾名措辭曲折似不分明更問于承勳得其實狀然

後拿鞫重治似為未晚 傳曰依啓○掌令崔東立以糞毒之物加險設

之性奔走金南措噉含沙中人來 啓尹斗壽請違事 答曰

不允○戊午○忠清監司金功長玉堂時與羣小輩上狀 啓

舒川居進士李瑜等上書曰郡鄉校昔在城之南十里外嫌遠

官家移於城側五十餘年而但地勢傾側 廟宇隘狹 神位

之列僅容成行而春秋釋采之時俎豆之設陞降之節咸不得

如禮其在平昔郡中多士共講移設之論今因兵燹之餘方赴

重立之役猶未經始者祇緣基址之未定儒生等伏覩郡城東

五里許厥土面陽地勢敞濶正宜 祀宇之攸芋山明水潔端

合 聖神之有托揖讓進退之設禮可成陞降周旋之多士可

容羣議皆有所屬而迄未移立者固非生等之所當自擅俯採

生等之懇俾遂移設之望云云大槩一郡人心至於如此因

民情移設無妨

啓下禮曹○政院

啓曰李提督聞喪云賻

物吊禮應行節目令禮曹察而舉行

傳曰依啓○禮曹

啓

曰吊禮則當於成服日行之前者徐按察遭喪時致賻吊禮已

有前例今亦依此為之似當

傳曰似當依徐按察前例為之

而言于禮曹以禮文察為○禮曹

啓曰禮文內有未成服而

吊者有既成服而吊者則乃是執友親厚之人往哭其喪仍吊

主人今此提督遭喪其吊禮似不當與此比而行之既遣史官

以吊之依徐按察例成服日

親行吊禮恐或無妨

傳曰先

○傳于政院曰左相有干右相命牌使之卜相○備邊司

啓曰

逆賊李曼鶴等緣坐崔挺然等二十餘人呈狀于本司云曾因

都體察使李元翼狀

啓山城舟師等處終始從軍者許令免罪

故或有斬獲賊倭至受賞職者或有一二等寮功者或有捕

捉逆賊者或有准防公文者逐日盈庭呼訴臣等取考本司

文書則當初赴戰免罪公事李元翼既已狀

啓云而未得考

出只因體察副使韓孝純書狀本司粘目內逆賊緣坐人等

已令入慶山城以贖其罪云云則其時赴戰免罪之令不虛今若諉以緣坐之律赴防而應免者不為分揀並令入居則彌令似近於失信何以為之且李彥慶稱名人在緣坐之中亦有赴防公文今聞國計蕩竭又願大米三百石納于京倉當此公

私赤立之時不無補益於經費亦何以為之敢並仰稟傳

曰令禁府回啓○義禁府啓曰李愛鶴作逆之時鴻山等數

邑人民響應者多不赴者少逮乎愛鶴被誅其慶人心疑懼渙

散莫可收拾朝廷不得已為保合鎮定之計緣坐人等老弱

入慶山城丁壯添補軍格事啓下行移云云而都體察使李

元翼狀啓未得考出副使韓孝純書狀亦不詳悉其間曲折

未能詳知而或有斬獲倭賊者或有一二等參功者或有捕捉

逆賊者云此賊查覈的實則自當有處置之略至於准防公文

則取信為難且逆賊緣坐免罪乃國家莫大之事當初立事

目或以事定為限或以幾朔定限而本道以其其人入慶某城

某某人補格軍一一開錄成冊上送後隨其准防以其某人某

慶立役幾朔准防之事亦為成冊上送則可憑後考而此公事  
初無頭緒又無結末雖或有渠等所持文字似不可取實而若  
諉以山城格軍之故俾免莫大之罪則金石之典反壞於奸細  
之徒一切不用則 朝家命令歸於失信之地矣且逆賊緣坐  
之罪固不可輕許納粟而目今公私赤立軍糧匱竭三百石之  
米果不無補益於繼餉矣但此等事係關重自下擅便實難  
上裁施行何如 傳曰更察其曲折參酌施行○金化居幼學  
申彥暉等上疏其略曰竊惟金化一縣本以薄陋殘邑介在東  
北要衝大路土地磽确不滿數十里民物窮乏不滿數百口其  
平時為棄邑蓋亦有日矣自經賊變尤極蕩敗境內人畜死亡  
略盡子遺殘民數十餘戶披荆剪棘老弱亦立當此之時欲求  
為棄邑猶不可得適值縣監金柅收拾餘燼編靡撫恤若保赤  
子慈祥庶簡一心奉 國殘民土著各遂生意數年耕作稍立  
產業雖以 天兵轉餉夫馬百役日月相繼手足無措而男負  
女戴忍死奔命終無一箇逃散避匿者柅之固結民心據此可

見矣前者觀察使臣竒自獻即為褒 啓而臣等猶懼陞授他

邑失其所恃尚賴 聖明洞燭羣情只 命增秩今則科期盈

朔適遷無日螻蟻微誠叫天無所願從 聖主乞借金祝數年

使殘民以荷寬政安生樂業永獲蘇息且使本邑拮据補塞稍

立貌樣則非獨臣等之幸實亦 國家之福也

申參驛等職  
各三十一人

啓下吏曹○兩司連 啓尹斗壽適差事 答曰已諭不見○

卜相李山海崔興源鄭琢李元翼單子入 啓 傳于吏批曰

都承旨崔天健加資李恒福為左議政不以為國事李德洞為兼

文學○已未○姜遊擊良棟回謝于時 御所○庚申○忠清

監司馳 啓曰林川郡守柳德新牒呈內校生白光遠等十五

人聯名單子曰郡鄉校之基在斗斷之麓東西傾側左右狹隘

其於春秋大祭時升降出入因致顛倒進退周旋未免失禮今

當惟新之秋詎可仍不可之舊貫而更不卜其吉之新地乎舊

校之西毀城之東有地平行距郡亦邇 殿廟之位面陽廊廡

之所廣濶此真學宮之基也云云大槩本郡人情如此今當始

役之際改卜無妨 啓下禮曹○又馳 啓曰韓山郡守權滉

牒呈內郡鄉校 聖廟經亂時盡為燒盡 聖廟造作 位版

依禮文造作 香祝下送事 啓下禮曹○領議政尹斗壽呈

辭曰臣持身無狀重被彈論至以貪黷險陂目之醜極惡言

滿紙狼藉朝報之傳無不目穢而心賤之臣更不敢羞辱政府

體貌而去八月初生地坐觸冷仍成痢證晝夜泄瀉飲食專廢

精神昏霧形骸土木惟日待死臣新授職名斯速適罷以正邦

憲 答曰安心調理○李提督伺候郎廳 啓曰 國王吊禮

與 天朝不同凡孝子丁憂未久不出門外明日 國王若來

吊則俺當承老爺之命答禮而但諸衙門來吊時俺亦代受吊

禮成服後則俺旋即回禮于諸衙門勢難偷閑 國王未可姑

停一日十六日來吊乎此意 啓知 國王斯速回報云敢

啓 傳曰何以為之問于政院回 啓曰明日乃成服自上

往吊于其衙門似不可已且 啓知 國王斯速回報云若

舉動則都司欲為留待之意也明日舉動勿退似當 傳曰



依啓○辛酉○上幸于李提督承勛喪次

是日提督成服

李中軍迎入

大廳內靈幄前提督俯伏於帳外西邊自

上就東邊行再拜

禮提督不敢起拜以叩頭為答禮

上乃俯伏措辭致吊送以

賻單又行再拜以辭提督又叩頭以答中軍送至外門云提督

俯伏於西邊未安故再三相講則以為提督以喪人在靈幄前

不敢在東邊故如是為之矣提督行祭後請

上上乃換着

黻袍近侍皆着黻袍遂入李中軍着喪巾喪服與喪主無異軍

丁皆用素衣素巾中軍出中門外引

上揖讓入堂內堂內設

靈幄靈幄前設祭床用羊豕牢列置左右像如人形為木偶人

雙立其傍又有剪紙花如佛前瓶花樣及各品果菜餅子等物

東邊衆樂寥亮提督所服喪服略同我

國制而但面前以麤

布為紗以遮之兩耳邊用綿花如梨子大懸之杖則不大而以

紙細割纏于杖上下問之則曰其名菩薩捧云提督東向立

上西向立提督痛哭

上再拜吊之提督與中軍同行而立受

吊上曰伏聞凶變先夫人奄棄榮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大

人到小邦有此凶變不敷不勝慘痛請問如今氣力如何提督俯伏叩謝曰俺到貴邦俺孀故了不得親決割痛割痛上曰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上再拜欲辭出上送禮單帖于中軍曰此乃土奠薄物敢賻願轉呈提督大人中軍稟知提督受之提督哭俯伏請曰願少留有帖矣上辭曰此處非常時大人在喪次不敷不敢領提督曰天朝禮固當如是故萬爺杜爺皆有此禮不敢不受提督親呈禮單與禮物懇請之上曰不敢辭謹領提督欲行謝上曰不敢提督仍行揖上亦揖提督曰俺不得親送門外天朝禮如此故然也上即出李中軍引至中堂抬家丁即以屏風遮其堂內靈幄設祭處請茶將欲設交椅上揖于中軍曰此處不得比常時決不可用茶仍致吊辭曰提督大人有此凶變此亦小邦不幸所致也中軍曰豈敢上遂出中軍送至門外上還宮行至真陵洞口有唐人一名跪于路左訴告于上曰主人家有米五斗見失同舍唐人三名無去處主人致疑於俺呈訴于杜爺衙門將被重

罪俺豈是竊主人家物者乎 上曰此覈人私告杜副使有此

例否我國人何私告於衙門乎崔天健對曰外間有冤悶事

則例許衙門矣仍問之唐人曰俺是左遊擊標下明日當遠行

而誤被人訴將至拿杖悶悶 上曰令都監查問○藥房提調

洪進長銜之日奔走權門聽令崔天健問 安 答曰平安○

議政府左議政李恒福上劄其略曰伏以臣一病沉痾已淹半

歲閉目當瞑與死作鄰不意誤恩再及於分死之中精魂飛越

骨痛肉戰久而不定賤臣得病之由今日難治之狀臣之前劄

略已陳達矣後數月續見 聖旨頗以臣瘠稱病不事事為

教臣捧讀再三身如坐鍼恨不即死抑無乃螻蟻賤疾或未能

悉達於 聖聰也欲出則疾病如是欲辭則臣罪益重不得不

再有所陳伏願 聖明少垂察焉病已到此無論公家事體輕

重私情所切宜莫如家事而臣之妻父葬在本月臣父亡日亦

在本月俱不得起奠一勺伏枕垂淚達曙而號哀者再次矣微

斯二者則臣之病狀可以略知伏乞 聖明諒臣此情亟許滯

免使臣得以延晷刻不勝幸甚 荅劄曰不料卿疾蠱如此深

可憂慮然輔弼之職豈可以此而輕為進退卿宜善為調理幸

甚○壬戌○李中軍香回謝于時 御所○傳于經理接伴使

沈喜壽曰前日老羅亦請兵 天朝事使之聞見以 啓矣未

及聞知耶回 啓曰下 教即時問于孫中軍則以為 天朝

寬弘渠雖羈縻接待而萬無許之之理渠等亦不敢以自中為

之事仰請 天朝矣仍問曰何以問之乎臣對以西邊報來如

此故敢問矣曰萬無是理云此意即通于政院且欲 啓辭而

不可以一人之言遽為 啓達故未果矣欲親問於姜守備李

守備以 啓矣 傳曰渠雖請兵 天朝 天朝決無許之之

理但若請兵則渠之勢可知欲知請兵虛的矣且姜守備仍留

事移咨於經理衙門矣何以荅之乎回 啓曰請兵虛的當詳

問以 啓姜守備仍留咨文昨日朝呈進而時無回下守備亦

欲知之而未及聞知矣○以宋諄為左副承旨洪履祥為春川

府使慶暹為承事金南惟所教為弼善李德洞為持平李惟弘

是聽時人笑罵

為修撰李廷樞為副修撰李信元為兵曹佐郎李善復為檢閱

金涌

觀其奉使時變於酒溢於色彌令紊亂

為善山府使金遵階為東萊府使申

忠一為金海府使○祭亥○傳于政院曰邢軍門生祠堂新掛

畫像之日似當別作祭文遣官致祭非但禮文如是似系留在

天將聞見何如乎議處政院回 啓曰畫像奉安日禮曹曾已

啓下設祭事將舉行此外又為之乎 傳曰一祭文為之乎無

乃草草乎俾勿虧損可矣禮曹 啓曰今此邢軍門生祠之禮

一依平壤李督提生祠之禮例為之矣故一祭文恒用事亦依其

例 啓下矣今承 上教更為商量則別為祭文備述建祠設

像之意用於奉安之日而前 啓下祭文則每歲恒用恐或無

妨敢 啓 傳曰允○政院 啓曰經理都監郎廳來言經理明

日關王廟欲為水陸齋芙蓉香六柄入之云敢 啓 傳曰送之

史臣曰雲長非佛也而華人設道場於關廟其荒誕謬妄如

是夫

○掌令權慶祐鶴發來 啓曰京畿防禦使高彥伯哨軍抄定

之時少有嫌怨者則賈令把總哨官等題名據定極其侵毒一道之人莫不怨咨至於北道精兵先後運抄送之數不過七十餘名而徵發一道許多之人累日留置賄賂公行有財者雖丁壯勇健之人多致漏落喬桐一邑素多武士而以其本鄉之故無一人被抄此其行私之一驗也且憑藉防禦使之威奮人臧獲少或不從則恟制本官捶楚狼籍囚繫紛紜使本主莫敢誰何其縱恣無忌之狀極為駭愕物情痛憤請 命罷職其代各

別擇差以祛一道之弊殺人大獄固不可置諸尋常前江西縣令趙守翼杖殺姜應瑞極為冤痛而撿屍差使負成從縣令洪遵非徒多般推托不即檢驗其屍親希瑞反為多日囚繫重加棍杖終乃刼捧和論使莫大之獄不得究竟其無謂甚矣請

命罷職監司朴弘老亦曲從推官所執不復辨別殊失按獄之體至為駭愕請 命推考 答曰高彥伯事一呀聞或不無過重

防禦使不可輕易違易推考罷職不允餘依改○甲子○司憲府連

啓京畿防禦使高彥伯罷職事 答曰已為推考○司諫院

啓曰騎省郎官自前極擇而兵曹佐郎李信元非但素無名望  
前為接伴官時行已不謹貽弊列邑至今笑罵不可以如此之  
人苟充政曹清選請 命適差郎官為職不可人人冒據而近  
來隨闕苟充專不擇差刑曹佐郎李昇別無名稱不合郎僚之  
選請 命適差上土西方巨鎮今當邊事可虞之時僉使不可  
不極擇而新僉使宋安庭人物泛濫別無表表之聲稱如此關  
防重地不可使此人付諸撫禦之責請 命適差 答曰依啓

○乙丑○備邊司

全職君李準  
同知趙廷

啓曰市民等來訴於本司曰

天將

諸衙門買納之物日漸倍徙物力盡竭幾至罷市今此高太監

差官所

求別造人參

別造人參四字自  
上抹下于政院

市中絕乏雖給重價買

得極難因此市民等昨始撤肆云臣等聞之不勝悶慮人參元

非市廛興產行用之物行商隨得隨買故或有或絕加以天

兵滿城公私貿易些少之物竭盡無餘雖督令辦出勢呀難堪

市民怨謫不可勝言都監知其難辦之狀欲令產出地方隨便

措備之意已為入 啓此實不得已之計也臣等更為煩請極

為未安而誠以保存市民然後公家貿易可以繼辦故渠等悶迫之情不敢不達 傳于政院曰此抹下處何謂耶且此 啓辭欲為卜定於外方之意乎政院回 啓曰問于本司則以為別造人參云者乃以木纏束而取乾者也且此人參市中絕乏市民怨故欲卜定於平安道使之隨便貿易差官過去時順付之意云矣 傳曰平安道有之則然矣前者累度上送若無儲差官處被侵何政院議啓回 啓曰外方之事未能詳知矣以市中人參絕乏之故今欲卜定於平安道則前日姜遊擊呀求人參累度催促亦不能上送此人參自平安道順付與否難可知知今此貿易則似當不得從之矣 傳曰予意則似難○領議政尹斗壽三度呈辭 傳于政院曰適差之意諭之○憲府連啓京畿防禦使高彥伯罷職事 上從之○備忘記曰老羅赤請兵 天朝之說審問於 天將衙門諸人則其事已歸詐誑其拔刀刺額之誓極為叵測得非故為卑辭示弱以驕我氣不為備然後肆其脫兔之勢以逞其兇謀耶恐邊將之墮其術也



甚為可慮宜諭監兵使俾知此意防備諸事日新嚴飭整軍馬

積糗糧修城池謹烽火毋為狡虜所乘如何至於我國與日本

如陰陽夜晝之相為終始消長亘萬古而不相離鼠忘璧壁不

忘鼠賊雖姑退固無如斯而止之之理前賊使之

要時羅茅

束也既

拿送於

天朝而戮之今賊使之來又復拿送是自挑其釁却

經繫而伯顏已渡河矣不待爰象其兆可占諸卿亦嘗熟慮否

今世之人燕雀處堂啁啾是事不知將來禍重於地未審陸

地則兵甲已齊糗糧儲峙信臣勁卒分布要害水路則樓船千

艘龍驪海曲已塞斷南溟之浪耶不然國事豈不殆哉如予衰

病荒耗不知所以為說宜本司之深思而善圖之君子備邊司

備邊司

啓曰臣等伏見備忘記老酋請兵天朝之事已

知說說拔刀刺額之胡亦甚難測誠如上教不無驕我氣之

意也閩帥與邊將必不至墮於其術而防備諸事不為不措矣

但我國人心素稱弛緩而將驕卒惰比來尤甚亦安知甘心於

驕虜之誓而不無懈惰之患也今依上教下諭監兵使俾知

此意防備諸事日新嚴飭而軍馬整齊糗糧儲峙城池修完此實待變之良策不可不急急修備之意從速 下書宜當且倭

奴再寇之計形象已著京外愚夫愚婦亦知其必來為患今日

之憂甚於向日臣等忝冒本司國事板蕩兵糧俱缺善後之策

百計無出重貶 君父之憂罪當萬死加以時事不幸舟師料

理大臣病勢彌留迹未痊可所恃而待變者專在於舟師舟師

之事日漸稽緩極為悶慮船隻及格軍等事姑令巡察使統制

使預先措備以待大臣下去並遣宣傳官 下諭宜當 傳曰

依啓○丙寅 上幸于姜遊擊棟良所館處 上曰大人今將遠

行天寒遠路好進前去更無奉路不勝缺然遊擊曰俺去後

貴國多福必安寧矣鍊兵等事須極力措置若諸事怠慢俺之

遠聽豈不憮然 上曰倭使往軍門後未知何以處之若來時

由小邦路則必知小邦虛實請於他路送之何如遊擊曰後來

人當由海上送之矣此倭事俺既許帶去豈有此理 上曰軍

門想必善處若路由此則渠賊必探小邦事情矣 上再三諭

之遊擊曰帶去之倭已矣後日若又有來使自海上斥還已與萬老爺完定矣 上曰多謝○平安監司朴弘老狀 啓平壤

府庶尹姜大虎牒呈內隆德部居奴成龍常時性行溫柔平日為父母孝心愈篤昏定晨省一遵父母之所命而一鄉之人莫不稱讚其父前判官成彥器身死居喪三年不食益醬設位朝夕致奠哭泣日新終喪除服後丁酉九月母官婢克全得病危急之際刺指出血以飲少愈四五日而更急氣絕斷指和藥以飲得見其效乃甦九日而死送死之禮一如平時哀慕作主朝夕致奠哭泣不怠不出門庭以無所識賤口孝行卓異極為可嘉如此之人各別褒獎祥原郡守朴文榮牒呈內郡北面居品官朴洽妻盧氏其夫生前奉祭以誠事夫以敬閨門之內多有可則甲午年其夫身歿盧氏親自治棺哀傷過度絕而復甦縊死同穴以自許養子朴大鵬守之益固暫不離側茲未遂志過三年頭蓬不攝面垢不洗齒不見唇朝夕哭於墓前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一如永終之日作構祠堂位諸舅姑神主每於春秋

製其時服置諸神主之所朝夕朔望之奠過禮不廢彌久益虔  
向在治平之世喪致其哀祭致其誠者未易多得况經喪亂之  
後雖或有識之人未免有偷風薄俗之所移而盧氏邀邦僻村  
中無知一婦人事死如生之誠出於天性合於情理公論僉嘉  
衆議無間如此之人非徒一鄉之矜式實是有關於國家之  
風化今若不獎則繼者無觀矣 啓下禮曹○以金字題為刑  
曹叅判成泳為左尹趙挺嘉士也溫雅琬珺五為大司成任蒙正  
為禮曹叅議李蘧為工曹叅議南以恭為弘文應教

史臣曰南以恭一心于金蓋國擔當復柳尹責為他日容身  
地及被具洪駁猶不悛相與跳踉而起謀欲反中竒貨汝諄  
設為陷穿附者援之背者推之彌令两台奴肆三司柄 國  
權紊 朝政蔓且痼矣 聖鑑照瞻形態不得蔽竟獲罪所  
謂工於謀者敗於謀吁可戒哉

李爾瞻為文學

史臣曰李爾瞻正人也善文藝雄富麗藻為人端截明斷至

色金聲持親喪六年啜粥以連命不喫鹽醬果菜其顏色之  
戚哭泣之哀雖虫氓皆知感動及仕獨立朝端危言讜論  
首及柳台未死權奸膽已落矣夫事親孝事君忠有一於  
此猶不易得况兼之者乎故曰當今第一人也

李好義為禮曹佐郎金汝純兵曹佐郎姜籀為兵曹佐郎柳  
瀟為說書李嶺為順天府使朴應仁為南陽府使李綏為古阜  
郡守閔汝任為咸從縣令○丁卯○弘文館副提學盧稷等上  
劄略曰伏以天禍我國訖可悔禍而天妖地恠疊現層出乃  
於本月己酉火星入輿鬼犯積屍已丑地震此皆非常之災切  
迫之變而並發於一日之內臣等不敢知人為感召而然耶事  
應將崩而然耶當此之時雖景星甘露日奏其祥而上下遑遑  
猶不知所屆况天之譴告至於此極乎臣等學昧天人其何能  
究其所以以盡消弭之道乎詩曰昊天曰明及爾遊衍又曰上  
帝臨汝無貳爾心此古聖王知天之無乎不在而兢業持守能  
盡敬畏之道也漢儒董仲舒以人君正心為消災之本所謂吾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者在帝王尤為切迫之道也今 殿下自丁酉以後停 御經研窮講

劄未見儒臣之登接深宮左右唯有婦寺之與處竊恐 殿下

緝熙之功或將廢墮不惟間斷而止耳其何能澄澈本源近續

天休乎臣等固知 天將未盡撤回時事猶甚優壞其應接之

勞機務之煩固無餘餘可及於此第念宋仁宗時元昊搆亂經

逾以廢講官趙師民言方外有事臣等不復進見是以先王之

遺籍可講於無事之時而不足贊有為之世也於是復命講讀

而仁宗遂為盛主此深有見於大根本之地君臣講學之事不

可以艱虞而或廢也伏願 殿下亟開講筵日勤三接商確義

理提撥此心使本源之地無所波蕩則酬酢萬變而不失其正

矣臣等俱以無似待罪近密仰觀俯察天象既如此人事又

如此此正 殿下修省自拔轉禍為福之秋也伏願 殿下益

加刻勵以副 宗社臣民之望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見忠

款盡職之意良用嘉焉當為體念

時天災屢見故云

○傳于政院曰領

相有闕明日右相命牌卜相○戊辰○朝 王世子問 安○

備邊司 啓曰自亂後我國男婦流離失所資活無計癸巳

年間 天兵留住嶺南時本土男婦隨大兵糊口者無慮累百

因而 天兵回還之日冒入 上國地方至於南路一帶及京

城西路之人亦與之隨入者又不知幾百前後共通多至千餘

或寓於遼東地方或於廣寧山海關內散接丐食願還各土云

極為矜惻後日使臣赴 京時順付咨文於遼東都司廣寧巡

撫兵部各衙門則必盡刷出還籍矣且見全羅右水使金億秋

狀 啓則回還水兵八千餘隻每一隻我 國人丁六七口捉

拿載舩極為駭慣今雖移咨於經理使不得載去而但不即分

付則遲延過期恐未及施行而發還請令接伴使從速善辭親

廩經理期於必施何如 傳曰依允○以李元翼為領議政張

晚為同副承旨洪仁憲為判決事任就正為戶曹佐郎○已巳

○朝 王世子問 安○庚午○辛未○全羅監司韓孝純馳

啓曰汰去病民之官褒獎循良之吏此固今日保輯遺民之急

務而光州牧使李尚吉則處事剛明政有條理奸吏畏威庶民  
懷恩雖在蕩破之日府庫充實境內晏然道內良吏此為第一  
如此之人似當破格褒異以表其賢其餘昌平縣令洪翼英錦  
山郡守金弘遠寶城郡守金克悌則留心民事政尚撫摩  
此人等亦宜論賞以勸他人務安縣監洪霽高敞縣監鄭峻慶  
則無意恤民惟事侵暴萬死餘氓不堪其苦此人等為先罷黜  
事 啓下吏曹○侍講院 啓曰本院書籍其數不多校正之

際無以憑考慶尚道各處書冊多在云其中可合於考閱者多  
數取來似為便當且論語時方進講而非但兵燹之餘編帙斷  
爛件數亦少至於會講之時不能各執一卷事多苟簡平安道  
成川府有論語好板云五六件印出上送事兩道監司處 下  
諭何如 傳曰依啓○壬申○朝 王世子問 安○上幸葉

都司

義思

館行酒禮都司曰

貴邦沿海人民漸入內境倘有警

急恐海上空虛烽燧必絕也

上曰分付多謝呈禮單○備邊

司 啓曰邢軍門生祠堂銅柱石碑等事非但姜良棟言之軍門



差官連續來到每問其建置與否生祠堂則已為完了至於遣  
官致祭更無可為之事而銅柱當此多事之時慮其功役重大  
未易成就前以不可舉行之意具由 啓達矣今聞軍門差官

等來問極為未安今若遲延不立則恐有難處之患若得僧人

勤幹者一人使之隨便建立則不費公家之力而成之甚易且

石碑事前日為李提督此謂李立碑於都城及平壤等處故軍

門衙門之人亦言做此而為之雖不得於兩處立之都城平壤

中一處亦令義嚴此益攝擇定化主僧人隨便為之亦似無妨

敢 啓 傳曰允李提督碑時未立今若石碑則不必為○經

理都監 啓曰昨日衙門下人喧傳萬老爺以東征功勞新陞

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甚慶事也不能細知虛實今朝令譯官

詳問則非陞侍郎只陞右副都御史此亦大 恩典也即以通

鞅一冊送示令者門下諸將官皆欲見堂賀拜臣喜壽亦當入

參自 上送帖似不可已 傳曰依啓○癸酉○葉都司思回

禮而出○甲戌○朝 王世子問 安○諫院 啓曰歸厚署

於各司中尤甚殘弊只有數三子遺典僕而提調商山君朴忠侃為人麤鄙且愚劣雖有勲舊之名無足可觀彈劾固其宜矣一家薪芻皆為責役於本署下人下人不勝其苦因此逃散見聞駭愕請朴忠侃提調遠差 荅曰如此不大段事不須論遠

再

啓從之○憲府

啓曰兩界監兵營營屬自有定數兩數

外冒屬之人甚衆列邑之稍有蓋藏者爭相投入以為逃避軍役之所故豪健丁壯率多脫漏於軍簿此流來積弊而亂後尤甚當此西北方急之日使許多可用之徒置於閑遊之地極為未便請數外營屬一切括出以補軍額之闕平安道沿江一帶士兵周察防備疏虞當此朝夕警急之時不可不另加措置而本道軍士入防之法漸至解弛公然干番者例以價布徵納有若尋常應奉者然主將不以為恠軍士亦以為常事故無不安坐於其家惟事納布無意入防此弊已痼識者寒心 祖宗朝以本道軍兵不為上番而守戍於江邊者其意豈偶然哉請兵使推考各別申明一切禁斷納布之弊 荅曰依啓不須推考

○乙亥○巳時

上幸萬經理世德

為人廉鄙貪  
虐無足觀

館行賀拜○

丙子○朝

王世子問

安○

孫中軍

熙和

回禮于時

樂呀○

萬

經理世德回禮于時

樂呀

卷之三  
金  
一  
百  
一

亥巳

十月朔丁丑 上在貞陵洞 行宮○賈郎中接伴使韓述狀

啓大槩郎中呀製釜山平倭碑銘草今始謄書上送云其銘曰

惟皇明萬曆歲在屠維淵獻之次秋八月上浣經理大中丞

萬公世德受命 專征至于三韓廓清倭氛保之屬藩乘秋

南獮放于東海遂偕大將軍李公承勛率文武將吏登釜山

之巔而銘焉蓋惟朝鮮內附稱藩與國同又倭奴不道罄其

山川 宗廟鞠為丘墟旄倪轉于溝壑箕封板蕩狀極慘楚

天子悶而援之王師渡江平壤克捷關酋恩禍狡為革面

乞受名封 朝廷推誠柔遠是信是予顧使節甫旋盟寒口

血是奚異夫有苗之逆虞鬼方之負殷猘狁之猾周者哉

天怒震疊義在必討以大司馬邢公玠行總督諸軍事擢叅

政楊公鎬為 御史中丞經理 朝鮮亡何以行間事齟齬去

而萬公自天津移鎮焉則 寵命鄧隆肩任益鉅矣先是 朝

鮮鄭重厥役頒四大將軍印綬於是麻將軍貴董將軍一元

以剡遼雲谷騎步之銳至劉將軍綈陳將軍璘以兵越閩蜀

陸之雄至簡詰戎兵則左右道衆政王士琦參議梁祖齡  
副使杜潛而督餉則民部郎董漢儒有專職焉至于隨職宣  
功則運同吳良璽等分俾戮力則副總兵解生等各存司存  
共襄機務惟是 御史陳公效躬膺特簡以繡斧按治弗

戒吁嗟乎七萃賅百職備如雲如林太原之伐細柳之屯詎

肅於斯耶於是尅日誓師四路競進擊斗則空谷翻雷揚帆

則洪濤浴日搗批中竅排迤斯窮奮螳臂者授首膏原悲孤

丘者扶傷夜遁海截山殲京觀岳峙除殘拓境水國風清上

以舒 九重宵旰之懷下以洩八道神人之憤忝離不作鴻

鴈興謠於鑠哉 國家德濡窮壤而威加日出之域三五曷

以加焉乃 命外史氏經理檮畫前兵部職方司郎中賈維

鑰為之銘封山刊石以昭 上威其辭曰 惟皇仁覆枯遊荒

兮蠢茲兇搗侵候疆兮爰整六師以遏 狙狂兮執禽獲醜孰

逆頽行兮取殘植弱靖海邦兮警遠柔邇風四方兮瞻彼巉

巖兮 天威有赫兮酌彼溟渤兮 帝德罔極拜手題

石揮昭鴻烈萬歲千秋永奠 王國

史臣曰古者立碑必名有可述功有可紀然後為之故世彌久而功宣身逾遠而名邵何者杜預之碑馬援之銅柱是也彼天將等擁兵一隅坐視倭奴揚波渡海而虛張名譽至於刊石銘功欲使萬世流名其為無恥至此極也

○戊寅○夕 王世子問 安○諫院 啓曰左右捕盜大將之設所關非輕而經亂之後軍卒不備都城禁捕之事雖不能如前嚴勅而近來非但京城剽掠之患專委相忘至於委人私囑外方橫逆之奴私債不酬之人秘密傳關捉致京城依憑大將之威為親舊洩憤之地已為駭愕而且出身有職之人聽其私嗾不為 啓稟發軍掩捕於士族之家人皆駭愕請左右捕盜大將罷職經亂之後百隸怠惰每為自便之計至於政院居喉舌之地摠糾各司之慢忽不職乃其任也而非但不能糾檢本院以呈病適免為得計爭相呈病至有前者纔下後者繼至此前日所未有之事也聞見極為駭愕都承旨以一院之長不能糾察致有如

此之弊請 命推考自今以後本院及諸司呈辭衆所共知實  
病外不為捧入事捧 承傳施行 荅曰允都承旨不須推考捕  
盜大將可推考○憲府 啓曰弒逆之罪天地呀不容三省鞫  
問不可一刻淹置而梁澤以弒父之人既已拿囚 王獄則即  
當推鞫而以委官受推戒之故將為累日遲延極為未安獻官  
則他大臣亦可為之請即 命推鞫武勇將邊應星為人孔邪  
用心無狀前為邊帥之時多有好巧之事物情莫不痛憤請  
命罷職德川郡守李止孝為人汎濫唯事剝削一應差役之事  
專委奸吏之手民不堪苦闔境將虛使關西完邑又為棄地請  
命罷職其代各別擇遣 荅曰允邊應星李止孝罪犯何事云  
乎○已時 上幸茅遊擊國器館 上曰大人以小邦事多勞  
海上而地方殘破支供忽略每為惶恐遊擊曰不敢當 上行  
酒禮 上曰大人為小邦多賜軍機等物其為善後之慮至矣  
遊擊曰此皆禦賊之具故送呈今承致謝之教多拜上 上曰  
大人自海上來無乃聞賊情乎如有聞見請聞其說遊擊曰今



秀吉雖死其子代立組練兵馬云數年之間兵火恐不弭也貴國得人任將以為戰守之策幸甚俺來時見高靈等處則民不耕種飢饉太甚極為虛踈是可慮也前者蔚山之賊以俺殿後之故其鋒不至於京城矣 上曰多謝遊擊曰自 上軫念海上多造兵船則賊雖間謀必謂防備多矣且 貴國水路總兵李雲龍陸路總兵鄭起龍皆是良將忘身赴敵無喻此二人 上曰分付多謝 上曰前日倭使來于小邦者入送軍門未知軍門何以處之大人似可知之故敢問遊擊曰皆在軍門自擅非中原有所為而致其來也別無他意於其間遊擊進一冊曰此萬老爺東征紀事也 上曰大人為小邦盡心不勝感激遊擊曰宮殿經營之地定於何呀乎 上曰大賊纔退 宗社未建念不及他大人如有呀見乎遊擊曰中興之際創業之初經營宮室雖曰非時至於 宗廟社稷乃是當今之首務 上曰分付多謝遊擊曰倭使若再來則貴 國何以處之 上曰在於 皇朝非小邦所與知矣遊擊請辭呈禮單遊擊固辭受之

上仍幸李游擊天常館

水兵將爲人孔邪貪虐無耻多率我國人物蓄懷載去之意其爲奸巧至

此極矣

上曰大人爲小邦暴露海上勞苦甚矣惶恐感激游擊曰

俺奉 皇命出來則此亦職分內事何足致謝游擊曰釜山爲

鎮極是要害之地且與對馬島不遠多造兵船以爲禦敵之具

幸甚 上曰分付多謝游擊曰俺粗有水戰之功十月初三日

統九過身僅免其死而近日人或有不非之議云是以於心不

平也 上曰大人備嘗艱苦人所共知心常感激游擊曰每蒙

自 上致問多拜上 上曰小邦怠慢招待每爲惶恐今承致

謝不勝未安 御前通事李廷龜 啓曰觀此大人辭色不平

寧以咨文致問似不當面陳矣 上曰卿言是也游擊曰前日

俺與李德馨同在時貴邦役人等皆查覈送之今聞人有是非

云以此心慮不平 上曰多謝游擊請辭 呈禮單 上曰簿

物表情遊擊固辭受之○已卯○朝 王世子問 安○以備

忘記 荅府曰李渭賓已爲宓罪

洛辭中應星前爲別將見賊巧避謂賓斥言其可斬因此

畜怨構陷謂賓之罪等語故有是傳教 邊應星豈可罷職不允李止孝依啓近來

兩司唯以論劾守令為事臺諫既有所聞不得不論但數易長  
吏為害非細矧新官未必勝於前官其意要以保民而其弊又  
或殃民 國家以黜陟之政委之於監司黜陟不嚴則劾治監  
司斯已矣若兩司自行將安用監司哉嗚呼風聞亦未盡出於  
公與實不可以不慎也兩司既有署經之法既以可合署出則  
差遣之後又以不職論劾署經之意安在然則署出之官正并  
治今後署經之時另加詳慎既遣之後慎勿輕論黜陟不嚴則  
監司請治斯為得體○諫院連 啓都承旨推考左右捕盜大  
將罷職事 答曰不允○左副承旨宋諄 啓曰梁澤弒父之  
事以其庶母業加招辭觀之則惡逆之狀昭著無疑但按獄之  
體一無不盡之事然後方可施刑矣連浩連輔等招辭或云連  
沃曰澤歐打其妻於吾側禁之不聽至於扶執吾衣以致裂破  
或云業加謂吾曰曰澤打妻時其父禁之澤裂其父單裙此兩  
款則一一皆同而業加招內以頭觸傷胸腹之間者此實連沃  
致命之由而連浩連輔等以一家諸父非不詳聞而其元情內

略不舉論此似未盡不可不審究此兩人為先刑推宜當且澤親母加屎曾於敬差官推問時以業加招辭為的實而今日推鞠時則一向固諱前後各異亦可更推而迷劣女人不知夫重子輕之義母子之間雖有隱諱之狀難以事干之例遽為刑訊何以為之 傳曰加屎勿為刑推○茅遊擊李遊擊回禮○庚辰○憲府連 啓邊應星罷職事 荅曰依啓○諫院 啓曰捕盜大將李純信家有奴子竊奸隣居範伊之妻仍率其家範伊者常慎失妻之際還為推去止接於朴金稱名人家純信偏聽奴子之言範伊及朴金兩人以捕賊樣捉致捕盜廳亂杖殘傷因為致斃朴金之母恟於威勢不敢呈狀晝夜呼哭極為慘酷純信以奴子淫奸之事憑藉大將之威非盜賊人無辜杖殺自有其罪請李純信罷職令該司純信奴子及捕盜廳書負執杖下人等為先囚禁推閱後依律定罪 荅曰依啓○左副承旨宋諄 啓曰梁澤弒父之狀已盡於連浩連輔等更推之招梁澤當日一二次刑訊何如○以 備忘記 傳于左副承

旨宋諄曰梁澤只與父鬪詰其罪已不容於誅矣其父因此而死則其蒙弑逆之罪奚疑焉但以獄體言之凡殺人之罪必以實因為據况弑逆之罪乎此則實因無憑其所據而為證者不過曰庶母之業加伯叔之兩人如斯而已庶母之言固不可為憑其無知之諸父安肯為其姪而空受刑訊乎論以事勢則然也至難測者人情也厥母加屎不為直招雖不可刑訊其母宜諭以殺父之讎不可不報賊父之子不可不討反覆開陳以試之連輔呀引林得春者亦不可不憑問我國慶事一為成例後日不問是非唯以前例為據大獄之體一或有違悉開後日之弊更察施行○左副承旨宋諄 啓曰臣等伏承 批教反覆

開陳試問澤母加屎則女人不識夫重之義所供之辭引而不發不畢其說極為痛憤但此獄初無實因懸錄之事按獄之體不備不無後弊誠如上教所謂林得春雖稱逃亡跟尋密逋則可以捉拿令京畿監司秘密捉捕期於必拿且 敬差官發遣推鞠時捉囚連沃之奴其叱同並拿來推鞠何如 傳曰依

啓○以李鐵為右承旨任守正為吏曹佐郎許錦為海州牧使  
韓彥忱為平壤庶尹○辛巳以御書再造藩邦四大字傳

于政院曰此書戴中軍曾已見之摹寫以陽字刻板懸于邢軍

門生祠堂楣間而經理未發行前懸之此書則摹寫後還入○

上幸賈郎中雜館為人猜險駭散徒有文藝之材行酒禮○壬午○癸未○賈

郎中雜回禮于時御所郎中曰前日蔚山順天之戰鄧摠兵

水戰之際陣亡將士必為甚多大槩戰死之人皆是忠武之呼

致貴邦亦經戰地方創立祠宇春秋致祭則死者有所感激而

生者亦必興起賊退一年尚無建廟之地雖貴邦死亡之人

亦可並立祠廟上曰道山等處曾已設壇致祭而立廟則未

遑於營建矣天朝將士為小邦戰死於數千萬里之外其於

人情豈不閔惻今承分付即當依命郎中請辭呈禮單郎中

固辭不受而去○憲府啓曰吏曹佐郎任守正前為修撰時

阿其所好欲遏公論專不可否贊制同僚之事實此人主之而

其時副提學李有中既被論劾則以守正之主張決不可獨免

而旋入本館已為苟且物情未便今者又為銓郎遽出人望之外公論之不行據此可知物議尤為駭憤請 命逆差諸都監

所納物膳各官雖以本色欲納而諸官家利其防納賣飭各官使不得下手以其私物經自納之勒定高價一鵝一鴨直至牛馬稍延時日則輒益倍徵以此畿甸殘破之民尤不勝其苦怨讎朋興所不忍聞請令京畿監司各別申飭一切禁斷西北人物不得搬移 國法甚嚴而自亂後紀綱解弛或邊將守令或因公往來者官物及土著人公然率來狎為奴婢者比比有之當此兩界人物凋殘之時是弊一開漸益虛疏極為駭憤請令本道監司一一刷還其中尤為濫率者摘發治罪 荅曰依啓議論不必苟同排斥異己者必使同乎已是何意思終欲何為不可適也仍 傳于政院曰都監諸官家防納云某某官為之乎城上所牌招問啓掌令崔東立來 啓曰諸官家中臨海君為都監防物 荅曰此事雖不詳其曲折豈至於賣飭勒要不過渠自隨便求之想其事勢似是如此而已前聞有識之士代

立等事尚且為之此似不須論之大槩論之則當直舉而論之  
啓辭中下一諸字藏其頭而匿其名使見之者莫知為某處而  
故令諸家皆被其名各自惶惑憤悶其設心布置不幾於回曲  
乎臺諫之體似不如是恐為朝廷之羞○以兩界監司處人物  
刷還事有旨 傳于政院曰此事亦捧承傳于刑曹且兵曹  
亦有為之事則捧之司憲府亦捧士大夫家亦或有如此之事  
則糾劾事言于司憲府城上所○以京畿監司處有 旨 傳

于政院曰勿以諸官家書填直舉其名○戶曹 啓曰伏觀

備忘記自 上特念百官艱難從仕以未受料市民納物于官

亦未領價欲以咸鏡道上送布子量宜散給凡在臣民孰不感

激但 國家經費雜物一樣板蕩如布木則尤無容易取辦之

路御次帳幕陋破不得改造此外亦多緊用之處今不可沒數

費用姑依 上教宰臣及臺侍侍衛將士宣傳官以上各一匹

別為題給以示自 上軫念優待之意且市民則近日 天朝

大官各衙門求請及許多 天將禮單回禮之物無數責辦而



其直則不能趁時題給冤號道路見聞憫惻臣等非不欲一一還償而未得可給之物不得已取前日安集都監農牛分養于各官者招市中頭頭人從市直准折今方連續計給市民俾知朝家必償之意今此布匹勢未能並為分給故敢 啓○庚申○執義朴而章持平柳希奮 啓曰臣等以無狀待罪言地區區愚直之意以為臺官苟有所聞呀見不可不隨事糾正况今民生艱頓日甚一日慄不忍言除癘瘵瘼之事不容少緩而怨咨疾苦之狀不可不達故直舉耳目所及仰陳諸官防納之弊伏見昨日 下教極為未安此無非臣等平日不能以直事君言不取信之罪也自 上重待言官之意亦未必不由臣等而有所虧壞此亦臣等之罪也如此而豈可覲然仍冒乎請 命罷斥以懲臣等不盡職之罪以重 朝廷待言官之意○掌令崔東立 啓曰昨日某宮防納之事 下問之時臣以城上所奉承牌招之 命而臣意以為若舉尤甚者則其餘亦可懲艾也只以臨海君家為 啓而其他諸宮不為並及非但臣之無狀待罪言

地不能取信於 聖明措語亦為未瑩使 聖上至下未安之  
教而平日重待言官之義意由臣虧壞臣之呀失至此尤大矣  
不可仍冒請 命罷斥○持平安宗祿 啓曰臣以燕司書入  
直待講院昨日本院論 啓之事雖不同察於完席既見同僚  
簡通而叅聞焉則 聖教之未安臣亦當之如臣無狀忝冒言  
地使 聖上重待言官之 盛意有呀虧壞之罪臣實難免不  
可覲然仍在請 命罷斥臣職 荅曰並勿辭退待物論○以  
西北人物刷還事承傳 傳于左副承旨宋諄曰搬移之搬字  
亦用之於人物乎狎為奴婢之狎字亦何意歟回 啓曰搬字  
之下於人物臣亦知其未穩而臺諫 啓辭不敢擅改故仍為  
捧 承傳押字似是壓良為賤之壓而亦未知以何意而下此押  
字也 傳曰臺諫啓辭雖不得改其言辭而若誤書之字則何  
為不改乎左副承旨宋諄 啓曰今以那壓二字改付標之意  
指憲府城上所言之何如 傳曰依啓○工曹佐郎鄭榮國上  
疏其略曰伏以臣之有 君猶子有父臣子之抱至冤極痛者

捨君父何所顧呼哉凡人之冤痛止於其身則猶可含忍以待暴白之有日而如或誣及祖先忝厥所生則是生為不孝之人死安得見先人於地下乎臣生長輦轂之下以沐膏

之化俸忝科第已踰涯分騎省顯秩實荷謬恩臺評之來固亦晚矣然謂臣望輕則真是實狀至於門微之說臣不知其何自而起也大槩人言之發實有由矣臣何敢隱忍不言自陷於告君不直之罪哉近日朝著之論臣不得與聞緒餘而一

自洪汝諄

為人凶險貪黷縱恣無忌喜事樂禍無所不至以斥逐士類為已任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汝諄之謂

也 被劾之後金蓋國南以恭等私結若干人作為心腹以汝諄

為一陷阱倡起攻洪救洪之論區別附已異已之人或有一言

一語詬及汝諄則謂之攻洪引之唯恐不及或云論至削職近

於已甚則謂之救洪斥之不遺餘力前正郎權縉

為人鹿鄙事權門任他

笑罵徒有躁進之心

嘗於儕輩之中私言以恭植黨專擅深治汝諄之狀

則金南聞之切齒憎疾謀欲陷縉不得其說乃以呈旬為躁進

之計遽加論罷臣與縉亦同僚席孰知其心實出於公而情外之

駁臣竊恠歎曰今之在騎曹呈匄者何限如宋駟尹暉閔汝任  
輩亦嘗以匄狀違而縉獨被論斯言一播阿附金南之徒以為  
渠是何人敢為此論爭相謗說用作獻諂之一贅終以不似之  
說上瞞天聽駁臣後已以為洩憤示威之地諺曰鯨戰蝦亡  
正為臣道也非但此也當初朴彝叙在玉堂劄汝諄也李有中  
任守正以其所論為過重則彝叙賈迫黜去竟以己意張皇上  
劄慶暹為獻納謝恩之初首舉有中不察上劄之事引以為  
自避之辭有中之參與不察何與於暹身而必執此為避者蓋  
有中或以其時曲折俱由陳達則彝叙之劄不得見信於君父  
而迫逐長官之狀且難掩覆若欲論劄有中以藉其口則其時  
適值停朝市不得相會同僚故暹姑斥有中之名先自辭避  
以為杜塞之謀此皆金南之所指族也自此朴彝叙李必亨輩  
陰謀秘計表裏相應一隊士類欲盡擯斥必亨以天官之郎專  
進退之權其節節逞巧言之醜也彼公麼不靖之輩不過五六  
而黨援朋比嗜螫其毒朝紳結舌道路以目至於沈喜壽受

國厚恩位至崇班自長銓衡宜恢張公論以不負 聖明為心  
而聽命於年少浮躁之人附會取容當今之人以喜壽謂門生  
判書豈非可哀之甚者乎大抵金南羽翼布在兩司如崔東立  
尹昺輩尤所親密之人吮癰舐痔承望指駿金南所欲無不曲  
成而金南之肆然無忌至此而極矣嗚呼金南特一郎僚當初  
被劾實非大段而含憤反噬無所不至 聖上深居未燭其情  
狀 朝家日以紛擾時事日以乖舛景色愁慘人心危懼此何  
等時而有此文亂罔極之事乎臣之終始區區者上以悶 國家  
之漸非下以痛祖先之被誣觸冒 嚴威庶幾 天聽之一悟  
兩言出肝膈不能自抑○以鄭榮國上疏 傳于政院曰省劄  
予不知爾是何如人也今見所陳爾是自英之後而朝臣亦多  
有親族之人則果非門微之人也臺諫所論雖不知其意而爾  
亦何嫌若其結黨不端之輩壞亂朝廷厚將自崩且爾受關王  
廟之命不可不盡心奉行蓋前日子與陳遊擊面約既去之後  
若不依彼之言而盡吾之誠則是予當面而約背面而背也爾

其更加體予意或力有所不足事有所妨碍者則或具由陳達以待予裁處○辛酉○大司諫李希得獻納柳寅吉 啓曰駢

曹清選自古極擇而鄭榮國非但素之名望內外門系亦為卑

微云故只因風聞論遠而今見榮國陳疏多費辭說似涉自明

雖不足與較臣等俱以無狀顯被訛斥不可覩然仍冒請 命

罷斥臣等之職 啓曰勿辭退待物論○正言尹晷 啓曰駢

曹清選自古極擇而鄭榮國非但門系卑微且以校書館出身

為人賤侮及入本曹物議譁然云故只據風聞論 啓別無他

意而榮國假托士類陰懷中傷因其自明之疏顯肆傾軋之計

只以吮癰舐痔目之其羅織構陷之狀 聖明所洞燭不足多

辨蓋 朝廷不尊論議見輕致有此事不可仍冒請 命罷斥

臣職 啓曰勿辭退待物論○正言南晫 啓曰前日鄭榮國

論 啓時臣適以賤疾呈告在家只見簡通未嘗完席而今見

鄭榮國陳疏被人訛斥臣亦未免不可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啓曰勿辭退待物論○司諫宋駟 啓曰臣不曾知鄭榮國

之為如何人而頃於本院完席論及騎省郎官近不慎簡至於薦  
望之規必待僚負備僉議同然後乃薦重其選也榮國之被薦  
也非但諸郎之議初不順位且不備而冒薦人多笑之新進之人  
苟有庶恥自不可強行而臺諫至今無言實非公論且榮國生長  
輦轂發身校書館其叔鄭鵬之為宣傳也本廳下人至羞戴為官  
負仍此劾去門微之說果不虛矣云云臣之妄意以為政曹重地  
勢難仍存遂為之論 啓矣臣丙申三月始參兵曹郎官丁酉五  
月又承冬至書狀官之 命至于六月僂得暑瘡之病萬里之行  
在邇臣不得已呈病調治纔經旬日本曹堂上議曰此人行期在  
於七月初勢不容久於本職不若徑遞之為得即 啓臣職曲  
折如斯而已臣昏昧不敏前後所失無非自招言論重地不可  
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弘文館副提  
學盧稷等上劄略曰竊觀今日民生之困瘁慘不忍言而諸官  
家防納之弊傳播於耳目故為含糊之論以眩聽聞也別無大段  
所失而且鄭榮國門微之說果為冤憫則臺諫所論雖或失實

而終不過為風聞之誤而乃以自己之事煩瀆 上聽已失士夫  
自守之義而又歷詆朝紳榮惑 天聰以其被劾之事專歸  
於時論之不靖惹起紛擾之端又未必此人啓之也况臺諫有聞  
直達乃其職也而或有疾病亦人所難免豈可因一人詆斥而輕  
適言官乎執義朴而章以下大司諫李希得以下並 命出仕  
荅曰依啓○政院 啓曰經筵視事不可小有作輟而丁酉以後講  
席久停罕接臣僚非但講學之事有所廢弛羣下之情無以上  
達至於軍國重務只憑文字出納其於籌度慶置之際豈無未  
盡之事乎 天將接待頻繁未遑於此勢固使然而今則各衙門  
幾已撤歸閑日稍多自 上時御經筵引接咨詢似不可已自  
今 經筵視事依例取稟何如 傳曰予以何氣力為經筵乎  
徐為之

史臣曰伊川先生曰 君德成就責經筵雖在太平之日不可  
一日停廢况於危亂之際乎

○壬戌○掌令崔東立 啓曰臣昨見鄭榮國疏臣名亦在其中



若以其近於自明為嫌而含嘿不言則臣終陷於事 君不直

之罪而臺諫之風彩自臣墜落矣試以權縉事言之頃者縉以兵

曹正郎一日三入臺侍之望而自 上傳教曰今後兵曹郎廳

勿為擬望矣縉以躁進之計即為呈病過旬而遶若使渠雖有

此心而託疾杜門則人孰敢指點哉但公然出入縱恣無忌故

臣亦嘗遇於道路而親見之矣夫呈旬逆職者非但閔汝任等

數人而止耳至於他司亦為不無而其恣意出入有如權縉之

所為者未知幾人乎縉為兵曹正郎時兩驛之卒乃其所掌自

以色官之威恟奪馬田以為耕食其鄙陋已極而又無行檢誘

引唐人之奸婦旋畜旋黜者非止一二臣等實欲構縉之罪則

豈無其說乎當初論縉之時當舉此事及於 啓辭而但惜其

年少文官前途尚遠後若改過則不害為可人故不忍以醜惡

之狀顯然加之而掛人耳目矣豈知循例糾正之事反為榮國

自明之一症乎至於吏曹堂上郎廳推考公事尤極無據臣伏

觀 傳旨則曰近觀銓曹全不擇人冗雜苟充每被臺諫之煩

勅並行公推考重治以警不職之罪云云以此入 啓之時臣  
賈同然而榮國之言獨舉李惟弘姓名者蓋其心出近日之事  
分罪於朝臣而為一網打盡之計也且臣賦性愚直嫉惡如讎  
而向聞故校理朴東賢 榻前之奏臣心驚恠私論於心曰不  
孝不忠神明所殛若或多勢恟威風附於任國老門下則亦無  
父無君之人望望然常有若漑之嫌適前月加資之時臣忝在  
諫院欲與同僚上章改正而反為大司諫李覺所抑遂寢不  
啓榮國之自臣攻擊者不過此也未知何預於金南何預於汝  
諄乎大槩身為臺諫顯被詰斥又因僚貲不備許多推考公事  
累日遲滯至勤未安之 教不可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答

曰勿辭退待物論○仍

傳于政院曰朴東賢榻前勅云者是

何言耶政院如有詳知問于城上○回啓○同副承旨張晚回

啓曰臣等亦未能詳知故令城上○回 啓矣○掌令崔東立

持平柳希奮回 啓曰徃在癸巳年間 大駕還都之初適有

天朝 奏請之事而難其人柳成龍於 榻前舉任國老薦可以

合校理朴東賢劾曰國老乃是不忠不孝之人徒聞其有此罪惡不聞有可用長慶自上下問其不忠不孝之實則東賢對曰國老當車駕播越之初託以訪母落於中路而只率其妻子安接於乾淨之地其母則淪沒於洪川賊藪而終不往見於數日之程且東宮往住伊川其距國老所寓之地亦不過數息而竟不謁見以此知其不忠不孝云 荅曰東賢之說予忘不記得設使東賢如彼言之東賢初非大賢其言未必盡是豈足於今日引而為說之資乎夫人臣之義惟其呀在致死焉當國危亂託於訪親中路而去者果失義之人就在朝之中亦非一人何獨咎國老乎時君當并收包容今觀啓辭有同閭里之人相鬪忿言殊非士君子氣義嗟嗟今之朝廷之氣習可想○持平柳希奮 啓曰無狀愚臣濫居臺席不能盡職罪戾山積萬死無惜更容何言臣伏覩昨日傳教政院之辭不職之罪尤無呀逃第念本府坐起必備三負後為之乃派來舊規而近日僚負或在呈告或入直講院或往察省鞫且有避嫌之事久未

坐起致令公事躔不得回 啓緩慢之罪在所難免且當初玉  
堂上劄時李惟中任守正等賈制同僚欲遏公議計不得遂肆  
憤出去之狀乃是十目所視而鄭榮國疏中構捏以賈迫黜去  
臣於其時亦參劄席被人詆斥勢難仍冒崔東立論 啓抑沃  
雖不徃長官之家既已簡通于長官而論議歸一然後入 啓  
則東立之未及察者不過一段小節而別無可適之嫌故請以  
出仕矣榮國之疏顯被曲護之譏一人三失豈可抗顏在職乎  
大抵榮國之疏有自來矣事已至此臣請直之守正一家得罪於  
大義 國人之所共知國老遺 君棄親之惡已發於東賢 榻  
前之劾 聖明所以洞燭臣姑舍是其兄蒙正當壬辰去邠之  
日方在玉堂近密而 車駕未出國門偃然落後不從就正則  
身為注書倡率同僚棄 君逃走於播越之中大節既虧餘無  
足觀此臣子之所共憤而羞與共立者也任家父子自知已惡  
之狼藉潛畜鬼蜮之兇謀守正以險詖麤鄙之性憤其父兄見  
棄於清議陰結不逞之徒欲肆窮獸反噬之惡戢形匿迹誘

嗾懷憤之榮國託以自明張皇抗章擯斥朝臣不遺餘力其設  
心克巧吁亦慘矣么麼一榮國有何輕重於士林而乃以自己被  
劾有若出於傾軋者然清 朝之羞辱莫甚於此又曰金南羽  
翼布在兩司此亦臣之可避之一款也愚臣狂妄之罪至此極  
矣請 命罷斥以正厥罪 荅曰勿辭退待物論○執義朴而  
章 啓曰臣以草野孤危之蹤以忝言地無一裨補罪戾徒積  
臣伏見 下政院同副之 教不職之罪無所逃遁第本府坐起  
必待三負而後為之乃是舊規而近日僚員或在呈告或入直  
講院或徃叅省鞫且有避嫌之事久未坐起致令公事趨未回  
啓其頹慢之罪極矣且前此玉堂上劄時李有中任守正等贊  
制同僚欲遏公論其計既不得遂勃勃徑出之狀十目所視鄭  
榮國疏中反以贊迫黜去橫加於不當加之人此呀謂盜憎主  
人不足深辨而臣於其時亦參陳劄之席既被誣斥勢難仍冒  
崔東立之不徃長官家起草者雖或有違於舊規既已簡通於  
長官而論議歸一然後入啓則東立之呀未及察亦非大段可

避之嫌故亦被榮國之詆斥大槩榮國多少辭說皆出於妬婦之口必為 聖明之洞燭竊恐 朝廷不尊乘時傾軋未必不此輩高矢也臣既蒙 聖譴下被陰斥不可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荅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諫李希得獻納柳寅吉正言尹時南暉 啓曰鄭榮國門微望輕不合政曹之事只因所聞論 啓而榮國懷嫌含憤謀欲中傷外託自明之疏非但極詆臣等至於搆捏朝臣不遺餘力陰辭慘語上惑 天聽下啓士林無窮之禍此皆由臣等奉職無狀論議見輕劾人而人不朕反貽 朝廷之羞辱臣之罪亦大矣不可仍冒請 命罷斥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退待物論○持平安宗祿 啓曰掌令崔東立不徃長官家先自起草簡通雖失舊規實是偶未及察之事其引嫌處置之時與同僚相議不可以此無情之事輕滯言官請為之出仕而今於鄭榮國疏中顯被指斥其為金南羽翼容護曲庇之罪臣實難免決難覲冒請 命罷斥 荅曰勿辭退待物論○副提學盧稷等上劄略曰鄭榮國門微之說

既播於人之耳目則臺諫因其所聞而論 啓者未為不可而

榮國懷嫌含憤托以自明實猶搆捏士林張皇辭說使人人皆不自安其心所在已不可掩 聖鑑亦必洞燭而無餘矣第念

今日事勢莫如靜以鎮之以圖 國事豈可因此一事每為辭

避以啓騷擾之端乎推考公事必待位備僉署然後入 啓乃

其格例也近因本府之負或以公事有故不得備負凡干公事

自至遲延非為怠慢而致然也不可以此輕適言官請大司諫

李希得以下執義朴而章以下並 命出仕 荅曰倭啓○

丁亥 上幸茅遊擊國館 上曰大人直向京師乎今往何處遊

擊曰雖向京城處於城外付職後當入都內矣 上曰駱叅將

大人於小邦平壤之戰多有功勞如見大人為傳小邦不忘之

情幸甚○持平安宗祿 啓曰任守正前在玉堂之日不徇一

國公共之論終不可否於割席之罪得免於李惟中被劾之時

而旋入本館遽拜銓郎公論之發似不可已鄭榮國因其自明

之疏巧為傾軋之計歷詆名流欲售私憾此則 聖明之所洞

燭士類之所同憤但一么麼誕妄之說不足置諸齒牙間而昨日掌令崔東立持平柳希奮引嫌之時有若閻詰相較曲直者然士夫間相讓之風固不當如是亦豈非清朝之一羞乎人

心以此而不服士論由是而益乖紛擾多端鎮靜無期此臣切嘗痛切於心而不忍阿附取容於今日者也臣本迂愚呀懷如此決難與掌令崔東立持平柳希奮苟同論議請命適臣職

答曰勿辭爾言最為正直○茅遊擊回禮于時御所上曰

東國蒼生賴軍門大人得保今日大人如見軍門傳達小邦感

激不忘之情遊擊曰當依命遊擊曰楊經理有官矣名鎬為人清微

撫血殘氓出監外國恩威并施丁酉之亂郡城類而鎮靜者無非此人之功也上曰不較全未知之

今承大人分付不勝奉賀○持平柳希奮啓曰臣子之於

君父凡有所懷不可不備陳曲折而避嫌之辭與啓辭不

同故臣於昨日避嫌之時果陳平日所聞而已非敢巧為辭說

相較曲直而今見持平安宗祿避嫌之辭顯加譏斥不可仍冒

請命罷職斥臣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同副承旨張晚以



委官意

啓曰其叱同以碧蹄人夫出去還家則梁澤發惡於

其父曰欲死以手扶曳其父以頭撞逼因病致死之言得之於

親母加屎戕母業加等之傳說云則大槩承服澤之惡逆之狀尤

為昭著梁澤所當即為刑訊輸情而但其時證叅林得春旣命

跟捕故本道時方收緝矣林得春當初在逃今已累朔跟捕與

否似未可以必莫大罪惡之人以逭天刑輿情莫不痛憤正犯刑

推事何以為之敢稟傳曰依啓○備邊司啓曰前者臺

官所啓北道唐兵刷還事時任大臣出任後會議回啓之

意已啓矣此人等訓練都監以傳習毒藥為急偶爾容接非

有意於藏匿逃兵而今則歲月已久刷還無辭事之難處莫甚

於此仍留不送則非但有乖於事大之義終或現殺他日之患

有不可勝言依臺諫啓辭呈文分割在所不已而呈文時略

叙實情似為無妨但比事初出於訓練都監令都監議于其時

堂上商確定奪更啓善處何如傳曰允○傳于政院曰前

日李好閔為陳御史接伴使時通報連得入之故天朝之事

得和之矣楊經理復職事有 聖旨云而邈然不知其間雖有係  
干我國議論之事安得而知之今後言于經理李提督杜副使  
接伴使慶通報隨便覓入○戊子○朝 王世子問 安○掌令  
崔東立 啓曰臣以無狀忝在言地顯被持平安宗祿之詆斥  
臣若無罪則豈以同僚而亦如是言之頃見鄭榮國之疏雖借  
自明之名而其心則為傾軋計也臣之愚意以為橫被指目  
者不言未在臺諫者不言惴惴而畏勢者不言締結而附權者不  
言終無一人言之則 聖上深居而奸巧之狀恐未及察賢人  
冤死而抗捏之狀亦無以救為臣計者其將默默退伏乎夫臣  
之一死非臣之所恤也但赤子入井仁者不忍則况此許多名  
流駢首而入榮國一網之中有嫌無嫌且不暇顧今臣之區區  
一言亦可悲矣本月初十日避嫌之時宗祿在侍講院使下吏  
取臣之 啓草見之又取柳希奮之 啓草見之約食頃乃緩  
緩入臺諫廳與臣等接席而坐尚無一言及今反譏斥是何宗  
祿之心卒變於一夜之間乎夫遜言自責以待人之公論者凡人

嚴諍之道者在臺諫則未聞其亦為此態也是以自古論臺諫之風采者必也傲其軟熟而怒其過直其意豈無所見乎大抵一日在臺諫之任則一日之臺諫也一時在臺諫之任則一時之臺諫也臺諫如有可論之事或面爭可也或上章論列可也或因其避嫌極言其是非亦可也臣見宗祿曲直相較之論臣心不服焉若無避嫌則已既有避嫌則亦可以較其曲直曲直誠不可不較臣之所失亦出於宗祿之口而 殿下得以知臣之非矣况於他日自上洞燭榮國之奸狀則必責臣等在言地不盡言之罪臣將何辭以對乎然則相較之嫌亦有呀不暇顧者也臺諫不以曲為愧以直為貴而不為之力爭則未知含嘿苟且者始可謂臺諫之體貌乎此臣之所未曉者也若曰榮國有讜直之言權縉無出入之事任國老又非不忠不孝之人而斥臣焉則臣實構虛捏無証妄 天聽雖斬臣頭以正不靖之罪臣固無辭而入地矣臣於前日 下批之時伏覩闕詰相讓等語臣心矍然始知 聖人納污藏疾之量一至於此而未嘗

不竊歎焉。今宗祿又因殿下之言責之於臣。宗祿臺諫也。殊不知人君涵容之道。臺諫直截之風。各有呀不同。而敢發此言。阿容苟且之說矣。若使宗祿此言出於聖教。未下之前。則猶之可也。容或謂之正矣。竊取聖教。曲為迎合。而不知自陷於獻諂順旨之罪。其計雖巧。其情則愚矣。自殿下即位三十餘年。其優容求諫之道。無所不至。而廷臣之諤諤。一未聞焉。臣嘗私恠於心。仰屋而竊歎矣。嗚呼。宗祿一則曰鎮靜。燕期二則曰國家艱虞。未知今日之又不鎮靜者。果由於何人之手乎。况國家於壬辰之變。亦嘗驗之彼國老輩。纔見危亡之勢。蹇裳先走。鼠伏草間。以其衣冠朝士。反不如全龍等馬卒之執轡勒者。而其視君父之播越。無異越人之於秦人。平日眷顧而衣之食之者。亦安在哉。當此之時。苟無一二從臣。則殿下之復見今日。亦未可必。而頃者草野封章。至以媚態比之者。有見乎此也。臣雖無識。亦知遜避之為禮。而第臣愚直之心。以謂臣身迫於奸術。一出風憲之地。則君門千里無路。可入臣雖

有口又何言之然既被人斥則即當與柳希奮一時來避而但  
臣自遭口語以來不敢偃息私室出寓郊外又有賤疾不可從  
仕昨日已草呈辭使府吏呈之府吏以此視臣如五日之京兆  
而晚報此事故今始請罪於闕下臣之所失亦大矣決不可  
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都承旨崔天  
健 啓曰今聞李提督自頃日訓練院習陣之後為始用肉令  
日 接見之時當自衙門備酒饌以待云提督以初喪之人時未  
有 朝廷起復之命而至以酒饌相待彼既不能以禮自處而  
自 上受其宴亦甚未安如有善為周旋之事似當議處何以  
為之敢稟 傳曰排設處相對辭讓似難令譯官善為措辭預  
為周旋政院回 啓曰今日李提督設酒果事令譯官鄭得善  
為措辭初言於門下官再稟於提督力陳其未安之意則提督  
云自我為之何妨乎禮云云雖至於固爭似無聽從之理欲令  
接伴使更與門下人從便商確使之勿為而恐觸 天將之怒  
問于大臣處之何如 傳曰依啓

史臣曰提督 天朝之大官也其奉承 皇命出臨外國則固當以禮自處而母喪之初食肉公然略不為恥至於對人君設宴有若尋常者然豈非 天朝之羞辱也哉甚矣喪紀之淪斃蓋可想矣

○大臣 啓曰此事極為可駭但自 上今日既已約會勢不

可中止相會之時彼自遷設酒饌則 天將所為自此更無可

為之事矣 傳曰依啓○未時 上幸李提督

承館為人庸陋  
勤館特一鄙夫

上入幕次以黑袍入見 上曰大人以小邦事出來不意遭此

凶變今在哀疚中氣體何如提督曰先母年深在鄉因病致此

每承 下問不勝感激俺當初五月渡海鐵山島旅順口之間風

濤大作八九舩隻各散致敗先母聞之憂傷得病至於故了俺

之至今不死罪也 上曰大人以小邦事冒犯風濤先夫人至

於憂傷不幸致此尤不勝未安只願抑制哀情保重氣力幸甚

上請茶禮提督請行酒禮 上曰大人設宴固知感激但大人

在哀疚中非如常時不敢當提督曰萬老爺來此亦設此禮中

原則過五十日後如此禮矣且別無所備只設小菜矣 上固

辭提督固請

上不得已強行酒禮提督進卓床

內饌狼藉而五色珠剪

彩花設於其間

上謂都承旨崔天健曰未安之甚請辭何如崔天健

對曰過一杯請辭似當提督曰 貴邦且有用鎡之人乎俺當

教誨使後人效之 上曰小邦雖有用鎡之人未知其妙法如

是分付多謝提督曰年少者二三十名擇送于俺處則當使之

精鍊矣 上請辭提督曰依 命 上呈禮單提督固辭 上

曰非此簿物無路表情強請提督不敢違 命遂受之○執義

朴而章來 啓曰掌令崔東立持平安宗祿柳希奮並引嫌而

退頃日崔東立安宗祿柳希奮避嫌之 啓非一箇事曲折不

同各有 啓辭則其議論初非立異而有所嫌於苟同者也且臺諫

之職唯在盡言不諱東立希奮之論初非自己做作乃出於衆論

則此豈出於鬪詰而故為紛擾者乎當此 朝著不睦之時勉

勵以相讓之風者其在 聖上則誠有 人君之度之言也其在

諫官則不當如是其侈阿也其形迹實涉乎顧瞻承望大失言

官之體而竊恐假托中正之論以濟一己之私者未必不由宗  
樞啟之也言官雖有小失不可在職况銷落風采者乎持平安  
宗樞請 命適差掌令崔東立持平柳希奮別無所失請 命

出仕前 啓吏曹佐郎任守正適差事 荅曰不允適差出仕依啓

○僉知林毅英正妻淫奔事全羅監司韓孝純 啓聞○以柳永慶

為大司憲奇自獻為人泥理守正不阿為兵曹參議申欽為人才為典翰氣過人

姜繩為掌令權慶祐為直講○已丑委官 啓曰梁澤刑問四次

忍杖不服加刑得情何如 傳曰依啓○謝 息使申湜狀

啓臣八月初七日始達北 京即欲見 朝而以初九日有宣

捷之儀鴻臚寺不接報單初十日始得見 朝十一日見堂表

文及方物並無事驗納九月初六日受賞賜十一日辭 朝禮

部不坐免辭同日北 京離發到通州通事車敬仁理馬卓永

男先為出送 中朝別無所聞見辭 朝之日 闕中方有審

囚之舉多官會集聞石尚書在獄中病故而時未 上聞云此天

朝主和且聞東征叙功昨昨已下揚經理則起用陳提督則世



襲劉提督陞都督同知徐給事亦起用丁應泰只賞銀五十兩

云其他則未及詳聞云○以李準為人鄙陋為刑曹參判李好

義為持平安宗祿為典籍○庚寅○朝 王世子問 安○持

平柳希奮來 啓曰近來百隸怠慢任便成習不成貌樣已為

可駭而王堂在近密深嚴之地論思顧問責任甚重非他司可

比而下番應入之負無端闕直為日已久至使長官獨為鎖直

此近古所未有之事 國綱解弛據此可知極為駭愕應入官

負請 命罷職以警怠慢之習弒逆之罪天地所不容不可畧

刻少緩而梁澤弒父之事本官越不報於監司已為可駭而既

報之後監司亦不劃即檢驗懸錄實因已經一年今始鞫問使

綱常大罪遷就遲延不即定罪極為駭愕其時守令及監司並

命推考治罪 答曰依啓時觀容使柳熙緒納其賄賂公然掩

之如狗彘其為無耻至此極也○委官 啓曰梁澤刑訊五次忍杖不服所當

加刑一日連次重杖經斃可慮請明日加刑 傳曰依啓○委

官 啓罪人梁澤已為物故其事干連浩連輔加屎業加其

叱同更無可問之事並放送何如 傳曰依允○政院 啓曰

自 上尚闕圭冕之服至於 國家大舉動皆以冠袍行禮事

之未安莫甚於此頃緣干戈未定不遑於此而今則寇賊既退

事與前異日後適有謝 恩使臣之行 兩殿命服奏請事言

于禮官議大臣施行羣情所系惶恐敢 啓 傳曰依啓設使

為之今此謝 恩使之行為之則謝 恩不為專一似未穩○

辛卯○朝 王世子問 安○李提督<sub>勅承</sub>回禮而出○吏曹判

書沈喜壽辭職劄曰伏以矇學淺識素無銓衡之具孤蹤冷福

不合權要之路自卽署至宰列未嘗歷任政曹蓋其器稟然也

涯分然也不意 聖寵誤隆試可於掌選重任適值一曹皆空

之日才智力量自視敵然如蚊負山若蛙投井茫無以為計只

欲循牆退避而已不幸辭單屢阻於政院伺候方急於都監加

以 嚴召再降黽勉拜 命實出於不獲已也行公纔過一月

會推未滿十遭其間別無大段除拜陞人逐人之舉身為長官

既異蔡廓之署紙尾性不沉嘿又非光庭之望人口而直以名

論素輕易招傍觀之指點橫加詆斥至目聽命門生此正臣之  
疲懦自侮有以致之也上以負 朝廷中以辱 聖明下愧平  
生之志罪莫大焉豈但為可哀之甚者哉顧其所謂附會取容  
云者 雖不足深辨而亦不能甘受臣本一箇愚陋子子無朋獨  
蒙 天地洪遭驟躋崇班白首餘生常嘆報效之薄如更有何  
樣希冀而敢效末路偏黨之習哉嘗聞古人曰隨時乃所以救  
時以救時之公心常欲為鎮靖之策而人反謂之附會取容不  
亦真乎嗚呼當此艱虞板蕩之會毛髮絲粟之材皆可愛惜而  
不分豆裂局於形迹不能為通融保合之美固是今日之大病  
痛宜未免高人逸士之譏實不料懷憤訟族者之有此情外之  
說也經理內行且有日本欲乞解重務而去自負大謗席藁私  
室日俟 天譴之至而迄未也震惕縮恐無地自容伏望 聖  
慈亟罷臣之本職及兼帶以為人臣不忠之戒 朝綱幸甚士  
論幸甚○以沈喜壽劄子 傳曰劄子中有隨時乃所以救時  
之語比在於何書乎張晚回 啓曰似是名臣言行錄陳權之

言而無冊子不得考見矣 傳曰不知何人之言其言其非矣  
○九月二十五日成貼慶尚監司韓浚謙狀 啓道內左右洽  
海鎮堡因時增設其數甚多而經變之後鞠為荒墟不能入守  
萬戶權管雖依舊差來皆聚於水使陣下有同影職議者以謂  
不緊各浦姑且革除俾子遺軍兵為合力之益無分侵之害或  
者以為雖不能入守信地既為職名猶有體貌定將使之各自  
効力亦有所益今此兩說俱有意見早合處置而至今因循以  
貽軍民之弊者右道尚州浦等四鎮自平時無戰船水軍日後  
亦難更設而目今鎮下無一二所率手自持印孤寄營下糧料  
亦無其路事勢極為難處統制使水使皆以為革除為便自  
朝廷先為商議處置事 啓下備邊司回 啓曰尚州等四鎮目  
今無一二所率手自持印孤寄營下仍存無益依狀 啓為先  
革除何如 上從之○壬辰 備忘記曰李提督前不為酒禮  
是則是矣彼不知此意而不無以為薄待之理前頭有上馬宴  
餞宴等事其他相見之時亦不為酒禮乎令禮曹預為議大臣

定奪禮曹

啓曰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李元翼以為不可陷人

於惡酒禮不當行彼或訝其薄待而有言則方在哀疚中不敢請擺酒之意令譯官據實措辭告之亦似無妨右議政李憲國以為中原喪制以日易月士夫之間不計方喪宴飲酒肉等事無異平日事雖無理習俗已久不以為怪前日楊經理出來時酒禮及茶禮儀註兩件成冊付問于禮官呈稟使之自取在我國接待之禮則然矣不得不為兩件儀註以送爾今此提督前酒禮設行節次措備彼若辭之則不為無妨領敦寧李山海領中樞崔興源海原府院君尹斗壽判中樞李德馨鰲城府院君李恒福病不收議

傳曰議論不一更為決定入之又

啓曰大臣之議亦如前不一

傳曰酒禮勿為○以張晚為右

副承旨申欽為同副承旨吳百齡為掌令尹賜為刑曹正郎李好義為持平崔東立為直講李爾瞻為副校理俞昔曾為奉教金善餘為奉教○癸巳○朝王世子問安○吳都司宗來拜于時御所上曰大人以小邦事屢年勞苦幸蒙大人周

旋之力得保今日但小邦多有怠慢之事亦不能支供今將入  
歸不勝缺然都司曰俺來此七八年有餘矣其於 貴邦何事  
不知 國儲虛竭人民凋弊俺亦憫惻矣 上曰多謝都司曰

前因揭帖

貴國人物盡為刷還云故俺與太守共為查覈還

送矣

上曰分付多謝都司曰沈惟敬論斬云矣

此人自亂初出八賊中終

始生和者也

上曰全未知之都司曰石尚書

此謂石星生和之人以此被罪

已死於

獄中而惟敬之論斬纔一月矣

上曰石尚書有功於小邦而

竟至於此不勝驚惻都司曰惟敬不足道也石星只為 國也

可惜都司曰自

天朝一萬五千兵當留文書來到都爺衙門

多有議處之事勢難久座

上曰請暫留都司曰

中朝亦為

虛竭邊境多事各司窮乏其於

貴邦更無顧見之勢器械糧

餉趁時措備幸甚

上曰分付多謝都司請辭

上呈禮單都

司曰不敢違

命遂受之

○欽差經理朝鮮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

御史萬移咨曰為恭報大兵凱旋以慰

宸衷并乞早罷

臣愚重以特遣以省繁費事近接邸報該兵部覆本院題竊念

臣德一介豎儒起家佔畢頃以海陬多故屬國播遷荷蒙 聖  
慈拔臣於庶寮授臣以兵事乃者 皇靈丕振強寇蕩平釜山  
傾百年之巢東海釋四郊之壘與國既以全復大軍自當凱旋  
以彼瘡痍未蘇在我制禦宜備留防善後此必不得已之策也  
臣謹會同總督劉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 御史邢 遵照節奉 明旨及先後  
部議又會同該國請留水兵八千其役過應給錢糧臣等另行  
疏請外其宣大兵五千七月間撤回其遊擊藍芳威兵二千六  
百餘員名與原留善後薊永營兵二百一十餘員名俱摠兵李  
承勛入境之時先期撤回在八月之應撤者守備姜良棟兵一  
千四百餘員名左摠兵三百餘員名千摠李應昌船兵一千七  
百五十員名把摠李天常船兵二千八百餘員名遊擊季金兵  
一百二十餘員名在九月之應撤者遊擊茅國器兵四千一百  
員名在十月之應撤者副摠兵張榜兵四千六百餘員名則海  
上留兵乃遊擊陳蚕之四千餘員名張良相白斯清坐營賈祥

之四千八百餘員名共該八千八百餘員名其總兵李承勛之  
標兵三千六百餘員名亦當尾張擄之後儘數撤回計期在十  
一月中旬正冬深冰凍秋汛乃竣耳此東征撤留兵數先後凱  
旋時月也謹具例上聞以紓 皇上年來東顧臣十五年戎  
馬之身勞困已極兩年海上感患濕脾而鮮朝馳驅風土迫兵  
病原已久觸犯更深怔忡健忘至不能以治案牘尚可披堅執  
銳常從事於戎馬間哉惟 皇上憐臣異域周旋積勞抱恙於  
九月撤兵之後容臣渡江即行罷免使臣歸就林壑調理沉痾  
倘狗馬餘年未先朝露舍哺鼓腹從老人擊壤之後庶猶可以  
歌詠 聖慈也其海防監軍道副使杜潛應於張榜撤兵之前  
十月中旬渡江而 王京別無文臣其管餉同知韓初命量加  
紀功職銜以為出納憚壓之地少俟次年入夏一併撤還無使  
以淹他邦有涖涖不歸之怨伏乞 勅下兵部再查臣等所言  
皆戶兵二部題覆行臣等遵照施行者故臣等徑自議撤備列  
次第以聞并將臣德及監軍副使杜潛提督總兵官李承勛相



繼五旋無以久淹靡費糧饗同知韓初命兼管糧務軍機而分  
布戰防專責陳蠶張良相賈祥會同朝鮮君臣為沿海之備  
白期清以官多兵少已咨部裁革故不及主名責成也仍之再  
勅吏部將臣德罷免以遂骸骨之願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等因到部為照朝鮮新復善後須兵先該戶兵科臣以留  
兵數多不無靡費太甚已經戶部會同臣部遵旨看議詳加  
酌減去後今據撫臣萬具題前因其應撤之兵業為定數的  
期而應留者兵以八千統三將并留管糧同知量加記功職銜  
以為出納憚歷之地而撫鎮監道以次撤回已班班有條矣惟  
是兵之統記全在主帥今所留兵既統之三裨將亦當統之以  
一大帥既專轄於鎮臣自當節制於撫臣且經理之設原為救  
援朝鮮事未竟而撫鎮二臣遽欲議歸留守諸將謾無統攝  
朝廷字小之初議請何倘以兵寡力微即溢於八千之外亦無  
不可合將所議應撤兵馬之內摘選精銳量留一二枝如副總  
兵張榜四千餘名尚未撤動似當暫留至於李承勛之標兵三

千六百餘名乃大將之手足尤難遽撤亦應留在標下操防近  
月經理撫臣寄臣書中大率謂朝鮮多疑多慮寇來惟恐我接  
之不速寇退惟恐我去之不早等語其留撤諸兵仍與該國  
王商確如彼不願留兵另議撤回副使杜潛縱無錢糧之司亦  
有稽查之責仍應與同知韓初命同留在彼終始其事紀核功  
罪事完一體議撤其經理提督仍須留駐朝鮮適中地方相機  
調度督同該國君臣趁此冬暇之時訓練分防督其枝擊明  
其部伍務令該國自足為守總俟來春汛畢海波晏如再議留  
撤庶于救援屬國之義稱一完局矣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覈請  
合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等因前來除候旨下部咨至日  
另行外擬合先行移會為此合咨貴國煩照兵部題覆內事  
理速集文武各官再加商確如願留兵可照部覆事理將張榜  
步兵四千餘并提督標兵三千餘及本院標兵并雜流二千餘  
連先留陳蚤張良相等水陸之兵共該一萬七千有奇暫留駐  
防俟明歲春汛完畢入夏盡撤其所需糧料貴國查照備辦

希文過院以憑咨部若 貴國力能自守即春汛亦無籍 天

兵協防果不願留前兵亦要明白聲說本院再疏上請在年終

先撤陸兵春初盡撤水兵以省糜費此留守汛防 貴國安危

係慎勿以虛文了事須至咨者右咨朝鮮 國王○甲午○

乙未○憲府 啓曰東萊為府與賊境相對合三邑為大鎮陞

置府使固非偶然若付之於庸人臨機失其應變則必有無窮

之悔新府使金遵階人物凡庸前為南邊守令時以不職見罷

關防重地決難堪當請 命適差以武弁中有計慮之人各別

擇送 咨曰徐當發落 傳于政院曰金遵階可適與否問于

備邊司以啓○判尹李忠元 啓曰都城士族之家丁胥幸以後

散居外方雖時仕朝官妻子則至今大半未集頃者五部儀賓

單子捧納時其數甚少臣忝冒京兆之長未能檢飭部下惶恐

待罪 傳曰勿待罪○備邊司 啓曰金遵階雖未知其十分

恰當而勝於此人者亦未易得勿適似當敢 啓 傳曰允○

午時 上幸吳都司 宗道館行酒禮○經理萬世德揭帖曰 貴

邦新復兵部不欲撤兵恐明春賊來慎重萬全計也但不知成  
議如何幸在蚤示如以糧餉不敷止留八千助守孤軍遠戍勢  
必不能歲裏盡撤陸兵開凍盡撤水兵無他議也惟執事裁之  
○回帖曰雪後寒候更冽瞻嚮政勤茲蒙成帖就想起處神枉感  
浣無已留兵一事是實小邦所自圖其多其寡係小邦成敗  
存亡利害呀在寧顧不自知耶而日前因酌議之命只以八千  
為請者蓋 天威所及亦足以怵賊心壯國勢而小邦措糧  
之勢止此則庶可支繼也自量已熟誠難易言半途缺糧三軍  
枵腹則深恐致悞大事益幸 皇恩區區憂悶實在於此大人按  
臨獎邦既以小邦情事想已畢燭察事勢酌多寡唯在大人盛  
美伏願量察終始拯濟幸甚覆咨已詳茲不申贅統惟崇亮不  
宣○丙申○朝 王世子問 安○憲府連 啓東萊府使金  
遵階遞差事 答曰不須遞不久○備忘記曰石尚書於我國不  
可謂無功累年監候在獄身死實因我國之故豈不慘痛若於  
平壤祠堂遣官致祭則在中朝法紀至嚴 天威不得不施以

其誤天下之計也在我邦拯濟思深私情不可不報以其有平壤之功也如何議啓言于禮曹禮曹回 啓曰石尚書終雖主和得罪於天下然其初為我 國之意不可謂無功平壤祠堂遣官致祭 上教允當大臣之意亦然敢 啓 傳曰知道○

備邊司

啓曰綢繆牖戶用戒不虞有

國之急務在今日尤不

可忽者也倭寇雖退而再逞之機已著北虜信然而窺覘之計叵測陰雨之備所當預講都元帥及副元帥可合之人為先抄擇與本司商議籌畫以為緩急之用恐合機宜敢 啓 傳曰

依允○丁酉○備邊司

啓曰

國依於民民散則無

國矣

兵戈八載萬姓嗷嗷失業遷徙有同鳥獸之難制目下之憂不在於南倭北胡而在於民欲以此民修防備禦外侮其亦難矣以 天兵之故支供夫馬運糧收米等事既不勝其繁而加之守令因緣科歛無有紀極剝割肥己者多恪謹奉公者少民安得不至於窮極而囂然乎守令擬除之際該官或多庸雜差遣朝廷又不以保民虐民為之刑賞而導率之方伯之罷斥者多

宣宗大皇帝金卷之一百一十八  
由於公幹臺諫之糾劾例出於風聞而或未免失實前者既去而後者不如前數易騷擾而弊日益滋誠可寒心請 下書

于各道監司其字撫貪饕之尤者摘出 啓聞且條列民弊之

可祛者 啓稟釐革自 上亦宜不時頻遣 御史暗行巡歷

民生利病守宰撫虛得其實狀 啓行賞罰大加勸懲必有裨

益八道不必一時發送而又於其道必有官民文飾之弊旋去

旋回舉一而勵百且勿用不法故事而專以周訪民情為主則

各道自然警動而惠可及民矣敢 啓 傳曰依允○諫院

啓曰石星之死獄沈惟敬之論斬 天朝紀律可謂至嚴矣星

當初為我 國雖有致力之功終主和議得罪於天下萬世故

斷不容貸竟死牢獄不如是則堂堂大義將何以扶植哉自

上持念 天朝大官因我 國事幽繫而死欲遣官以祭其於

側之意至矣而但 皇上既以大義罪之則我 國何敢以區

區私情致祭於得罪天下萬世之人乎況今 天將滿城倘

聞此事必將傳播 中朝為他日執言之地則將何以為之辭

乎請平壤致祭公事勿為舉行 答曰令禮官更議○禮曹

啓曰平壤致祭公事勿為舉行令禮曹更議事 傳教矣石尚

書終雖得罪於天下後世然其初則於我 國不可謂無功故依

上教遣官致祭事入 啓矣今者諫院之論甚為直截更不敢

容議但初既議諸大臣今亦議大臣處何如 傳曰依允○禮

曹 啓曰議于大臣則領議政李元翼以為臺諫之論該曹之

啓俱有意見唯在 睿擇臣初既與該曹同議而 啓之今別無

異見伏惟 上裁右議政李憲國以為石尚書初以我 國之

故死於獄中自 上惻然欲令致祭臣等亦為感激將順之今

見該曹之 啓則諫官所論直截不容他議云該曹議見亦

上裁云敢 啓傳曰依啓

史臣曰攻和一味亘萬古而不易者也石星身為大臣力主

和議終被重罪死於牢獄則是堂堂大義庶幾不滅於今日

我 國豈可以區區之恩致祭於得罪天下後世者乎

○憲府連 啓金遵階遞差事 答曰不須遞○戊戌○朝

王世子問

安○領議政李元翼右議政李憲國

爲人無所知  
識性本庸劣

平生履歷無多可觀  
及陞台位人多笑之

啓曰當此存亡危急之秋臣等以庸劣

無狀猥當賢路夙夜憂懼不知所爲倘非自上奮發振作謀

諸臣隣思所以補綴收拾則已去之國事終至於不可爲豈

不寒心自頃年以來久不接見臣僚羣情擁遏至於軍國重

務只憑狀貼悠悠應文無一著實誠非細憂邇日日氣寒沍

天將接待頻數固知王體勞悴未遑於他然國勢之危迫

日甚一日人情遑遑莫保朝夕請於倏日時時命臣僚登對

以通上下之志以扶持國脉不勝幸甚敢啓傳曰依啓○政

院啓曰今日大提學園點大臣政府東西壁六卿判尹命

招之意敢啓○又啓曰大提學差出時前例必須於大

提學薦名然後自賓廳園點矣今者大臣已會于賓廳前大

提學李德馨以病在家命招來參乎或遣史官于其家使

之薦乎敢稟傳曰遣史官爲之○已亥○朝王世子

問安○以李德馨爲左議政李陞爲吏曹判書沈喜壽爲



同知中樞府事兼大提學趙挺為僉知中樞府事李覺為兵曹  
參知宋應洵為執義李尚信為典翰朴而章為輔德柳寅吉為  
文學呂祐吉為司僕寺僉正南暉為獻納曹倬為正言朴文榮  
為楊州牧使○庚子○辛丑○壬寅○朝 王世子問 安○

忠清道洪州地大石自起立監司金玘

啓聞○左副承旨宋

諄

啓曰近來軍士代立之弊日滋月甚罔有紀極各處守直

及諸般役軍所當分其苦歇均一輪定而分軍之際兵曹徒徇請  
託紛紜行下一有不從則鞭扑狼藉至囚下吏衛將呀急於奉  
行該曹之令亦宜怵迫威勢之家以請托高下較量分定加以  
下吏行詐因緣作弊任意操縱至於代立之家圖徃歇處或以  
十餘歲兒童代立而或全然闕立私囑免罰 闕門把直之軍  
亦有以迷劣駭童代立者問其呀代人姓名則亦不知為他人  
之代 禁中如此其外可知其中或有自立之軍則長定苦處百  
般被侵使不得支當以此初欲自立之人甘於納價雖倍數微  
督亦所不辭其間艱苦之狀不可形言極為寒心今後軍士者

當代身依律科罪一切禁斷計其苦歇依平時例三日分軍輪  
定事捧承 傳施行兵曹衛將所當該官吏並令法司各別糾  
檢何如 傳曰依啓○政院 啓曰近來百司怠棄職事日以  
益甚而其中決訟衙門為尤甚聽訟一事置之相忘或有六七  
年停滯而不決極為駭愕自今以後決訟各衙門決等度數依  
法典啓聞捧承 傳申明舉行何如 傳曰依允○政院 啓  
曰賈郎中令差人送此揭帖措辭答送矣其帖曰頃者該部為  
貴國慮患深遠議防春汛而 朝廷義重恤小亟賜 允行  
矣乃經理都臺復移咨酌議者正以奉揚 九重之德意亦知  
貴國 君臣察於義而謹於禮必且遵行不遑將據咨覆奏見  
貴國詠藉留兵之意以報極溺之恩耳適見回咨仍執舊儀  
是何在廷諸臣無一通達國體者乎夫即如明旨留兵萬餘  
守完春汛三月而止食米不過四萬餘石較諸容歲不抵一月  
之餉而遽稱不足人誰信之目今天寒日短計照咨奏請下  
部覆議得肯而來則正月中事也漸次撤行二月終旬始盡則

所省者三月中一月之糧七百餘石米耳為惜絲縷之費而甘其屢拂明旨此其得失輕重之間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如有該部再執不從 聖天子東顧無已赫然下 詔必待春盡始撤

則 貴國將何術以處之至云將大兵回住鴨綠以有警赴援

非通論推養兵之費于 天朝收養兵之利于本國恐 中華

文武不若是之愚也萬一 聖天子亦下 詔曰近見遼左兵

力單弱令朝鮮備兵雖 天子之見朝鮮若慈母之愛赤子不

屑屑相較加人以呀不欲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况君臣之間乎

惟 賢王與諸臣其虛心而熟思之必有爽然不自寧者矣然

更有一節可議者凡東來文武諸執事非遵官命則奉聘調總

總奔走勤勩拯沐露皆為朝鮮計安危者也向者人言嘖嘖皆

謂倭在則奉待甚周倭退則初意漸薄不佞初未之信近亦身

親見之而以為小節不足掛齒頰也連日會晤鎮道諸 每謂

明旨既不早撤官兵朝鮮又厭薄日甚即屑越至于薪炭油燭

亦所不與既勒之于館人又禁之于市肆使我輩坐暗室而臥寒

床 聖天子何負於東人而待之之薄如此也不佞從僂解之  
曰此皆有司出納之吝其 國王未必知也而猶慮 賢王之  
果不知也不得不以告嘗讀東鑑宋元豐間有使臣東來仁孝  
王聞而下教曰凡執事各揚爾職館待之事罔有遺闕勤謹着  
能者當行超擢怠劣有過者別論黜則未嘗不掩卷而歎息  
甚矣東國之有禮也夫彼時高麗方受制于契丹宜其深其腥  
羈之俗而乃不忘禮義之風孰謂以今教化文物極盛之時而  
反出前王下哉或云朝鮮惜費故假此以速其行不佞又解之  
曰醴酒不設穆生以未委質為臣故去留由己今皆受由而來  
進云則進退云則退誰敢自決東國多賢豈皆見不及此而又  
素謹藩職何敢藐 帝臣而甘逐客之譏哉然而館人不飭實  
多所為盛德累者不淺是不可不嚴為戒諭者也不佞猥叨贊  
畫軍國大事正所與聞而居中調和義不容已且兩遊 貴國  
情分不淺君子愛人以德知而不言人已俱負吾何忍焉為此  
不憚瑣瑣煩為財察行俟回音 傳于政院曰知道何以有

此揭帖乎呀見甚為未安仍 傳曰下備邊司回啓○備邊司  
回 啓曰伏見賈郎中揭帖之辭極為未安大槩 天將未諳  
本 國事情有此許多說話本 國亦非不知留兵之多為防  
守之得計而只緣糧餉已乏繼粟無策恐終至於無可奈何之  
地故為此不得已之請而非徒不能取信又有厭薄之疑其為  
不幸孰大於是以前經理前回啓之意措辭回答為當敢稟  
傳曰允賈也多發無理之言不諒我心有如此者且得非經理  
不悅於我國撤兵之請使郎中貽此揭帖或警或責或誘或賂  
者耶恐非郎中之獨意也此則于妄量意外之言也○政院  
啓曰臣等聞其日賈郎中進經理衙門與杜副使韓同知同坐  
閉門半日多呀言說而賈與杜韓各還下處賈郎中又獨進經  
理衙門再為商確而來送此揭帖云此必經理及諸大人皆欲  
留此令賈為賚迫之言矣今有 下教故以呀聞敢 啓 傳  
曰予之妄料不虛矣大槩彼此間情志不通此甚可慮其回帖  
敷陳婉詞曲盡我國事勢善為回答○王世子令曰宮僚之職

必須博選廣置然後可望輔導之效邇來頻數遷動窠闕之負  
越未差出已為寒心而前頭有舉動長官尤不可遷動而竟適  
無故之輔德充差病適之臺官兼輔德之闕至於三負兼弼善  
以下又有闕負而不即填差殊極未便曾經官僚時在玉堂者  
不為不多後政勿拘常規某條推移兼輔德以下盡為差出事  
言于吏曹如此之事本院所當隨闕處置而亦視為尋常別無  
處之之事頗異於前日後則更加察為○癸卯○朝 王世子  
問 安○甲辰○經理都監 啓曰前後禁約告示之張掛不  
為不多而各營官兵全不聽理固為無益之空言經理今既發  
逆不得不 啓 傳曰大人如是禁約其為我國之慮至矣不  
勝感激但予目見衙門里巷與夫都門各處無不張掛告示森  
嚴如秋霜不啻古人之座右銘倘此令之能行儘鮮民之有賴  
第聞各兵棍徒毒于日恣民不能支携家撒肆猶恐遠避之不  
深雖大小遑遑盡心力而接應奈此民情崩潰國勢抗捏何若  
能置三尺喙於數行紙上則可矣不然空言無補雖切何益嗟

嗟民情國勢雖以大人之明豈能盡知哉予不勝感激當與臣僚更盡死力以體大人之意○以李提督如松詩扇二柄傳于政院曰此乃李提督親筆刻之為懸板於平壤詞堂掛之可也○以扇上故如是書之矣若刻之則成行為之且後世人必不知提督親筆其時左相為接伴使使之作數行小跋從而書之可也○此扇及予意送于左相議為之其詩曰鴨綠江頭細柳營君聖臣賢彌令明指日鯨鯢應授首行看海宇報澄清 目擊飢民苦瞿然感慨生豈能施絜續徒負此心明○乙巳○商山君朴忠侃為人愚劣性本庸鄙其餘不足觀也劄子大槩民生弊瘼及守令賢否擇送事 荅劄曰為國之誠至矣良用嘉焉當議處○政院

啓曰我

國以蕩敗無形之餘連歲

接待

天將徵索之煩應

辦之費有同尾閭該司物力蕩竭凡百誅求專責於市民市民之剝割膚髓奔走供給者只待撤回之日而今則撤還無期各衙門侵虐之事逐日滋甚加以諸都監各伺候所凡有需求不曾知會於該曹直裁甘結于平市或發差直督於市廛其間或不

無虛偽之弊而少有遲緩鞭扑狼藉人心崩潰流散相繼似此  
景像根本殆空今後請諸將官所求應入之物都監及伺候所  
移文該曹自該曹斟酌有無卜定貿易於市井或以某物充給  
其價之萬一則事有歸一而無如是紛擾之弊矣且 天將不  
諒我國事勢之至於此極每以接待涼薄為言亦甚未安除十  
分竭之者外力有可及勿令搪塞盡心支撐無貽其怒為當請  
以此等意捧承 傳於諸衙門伺候所各都監該曹何如 傳  
曰依啓○以沈喜壽為左叅贊李好閔為刑曹判書鄭昌衍為  
同知中樞府事李廷馨為大司成尹滉為軍資僉正柳潭為刑  
曹正郎俞大禎為楊州牧使金軼為富平府使沈克明為江華  
府使



(B)  
732.55  
4724  
[v.14]  
no.72  
0194350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大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72